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丹 麥 短 篇 小 說 集

(上)

金 橋 淡 秋 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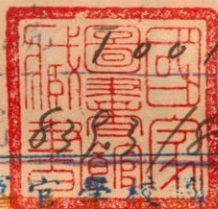
丹麥短篇小說集

(上)

金橋淡秋選譯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



700102

類號

838042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560

類號

083.17/800

# 序

近代的丹麥，往往成了國際新思潮所必由的河道，這種思潮已經滾到斯干的那維亞的北部了。牠和偉大的歐洲文化的中心區域之連近，成了其中的一個主因；他如疆土之狹小，首都文化之卓越，均有研究之價值；自來常有一派的批評，牠不單確立文學的軌範，同時還傳播新的思想。

批評家在丹麥文壇上佔有優越的地位。足足經了一世紀，丹麥的文壇都爲兩個批評家所支配，他們的氣質和思想，都是全然不同的。從一八二六到一八七一年，都爲亥堡（Johan Ludvig Heiberg）所支配，這時白蘭德司（Georg Brandes）剛剛開始過着講師的生活，而創造了一個新文化時代。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達到了頂峯的新文學，大部分應該歸功於白蘭德司所傳播的思想。到了二十世紀之末，別種新勢力又起來了，而在現世紀，一班青年批評家對於往日的獨裁的權威又加以非難。同時各州的人們對於哥本哈根的文化上的統治，也加以反叛，使丹麥建立了一

種深深地生根於自己的國土中的文學。

當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開始寫作的時候，批評家、著作家，又兼哥本哈根的皇家戲院的導演者的亥堡，是文壇上唯一的寵兒。亥堡不和白蘭德司一樣，專致力於作家的使命之檢討，他卻以為批評家的任務，在於評判文學的形式，不在於檢討牠的內容。他對於某一作品之贊賞或非難，完全根據這作家能否忠實地遵循一定的格式，不管劇本、詩歌或任何別的文章，都是一樣。

不拘形式而奇矯不軌的安徒生，容易受到當時的嚴酷的批評，這使他的多病的神經受到劇烈的創痛。他還沒有到了老年，即隨着全世界的讀者的贊賞，而獲得了丹麥評壇的公開的首肯，這時剛剛開始寫作過活的白蘭德司，熱烈地贊揚安氏的作品之誠樸坦白。安徒生在自己的童話中展開了一種獨特的風格，這種風格已經耐受了時間的考驗，而被翻譯為許多種文字了。在他的筆下的明喻和暗喻，並不是根據往時的經典或荒唐無稽的學理，卻是根據他自己的精密的觀察，從客廳中或廚房中，從哥本哈根的市場上或溝渠中。他的文字——正和他時常對青年聽眾說述自

己的故事一樣，保留着他所有的質樸——是非常近於口述，竟使哥本哈根的人們喊道：『自然，你可以這樣口述的，但是天呀！你不可以這樣寫作的！』雖然如此，那伴隨着奇異的插句和疊句的安徒生的風格，深深地感染了後一代的大詩文家雅各生，經過了雅氏的洗練之後，此種風格就變成無數的摹仿者的軌範。

另有一個作家，他和當時的唯美派的理論不相融洽，可是現在，他卻被列在丹麥的諸偉大的著作家之中了。這就是布力協（Steen Steensen Blicher）。他的年紀比安徒生大一點，他在時間上是屬於丹麥文學的黃金時代的，但當這個時代流露出浪漫主義的色彩的時候，布力協又變成了近代寫實主義的散文的先驅。他住在內地做一個鄉村的牧師，離哥本哈根很遠，他描寫農民和浮浪人，描寫牧師和鄉紳，漸漸兒減少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而往純寫實主義的路上走，同時他對於複雜的人性的觀察，也日見其深入。

如果說布力協是一個孤獨的作家，那麼，對於哥德士密特（Meyer Aaron Goldschmidt）也可以加上同樣的稱號。哥氏的才幹雖不及布氏，但他卻具有相當的聰明和魔力。當日的評壇很

不注意寫實小說，哥德士密特幸在他自己人——猶太人的隊伍中獲得無比的背景，這些猶太人依然在各別的社會裏生活着，和異教徒不相往來的。

作爲當代生活的寫實的寫實小說，是隨着那些爲白蘭德司所感染的寫實派而來的。當白蘭德司開始在哥本哈根露頭角的時候，雅各生、德刺哈曼（Drachmann）和沙多夫（Schandorph）都是很年青的。後來，邦格（Bang）、澤勒洛浦（Gjellerup）和蓬佗聘澹（Pontoppidan）又加入他們的隊伍。雖然其中有幾個人多少受到一點白蘭德司的惡影響，但在大體上他們全體都應該感謝他的。此種新文學運動對於他們每一個人都給以相當的鼓動，使他們的天才得以發展。

他們一方面很力強，他方面又很虛弱。他們的力強在於能把自己從既成的理論和固定化了的文學的公式中解放出來這一點。他們對於人生重又給以新的估量，彷彿牠以前從未被人描寫過似的，同時他們又用他們自己的言辭去表現牠。他們的虛弱正是他們的力強的反面——就是他們缺少堅定的信仰。

真是奇怪，白蘭德司的法典的第一條誠箴：『文學應該徵集各種討論的問題，』在丹麥還不



如在挪威那麽風靡，但丹麥人對於牠的第二條誠箴「文學應該是生活的橫斷面」卻非常熱烈地被遵從着。因爲他們完全憑藉自己的觀察，而抹殺人物和事件中的一切公認的模型的緣故，他們必然地都從自己的社會裏攝取他們的題材。雅各生的「Marie Grubbe」，是一個例外，可是牠的剛愎自用的女主人翁的現影，由於遺傳和環境的結果，也是孕育在雅氏自己的時代的精神裏邊，雖然故事的背景是往古的。

雅各生的人生觀，被他是詩人又是科學家這一事實着了顏色。他有一個時期實在決不定自己應該研究植物學還是研究文學。他對於自然的愛好，是一種科學家的特色，他認識了很多具體地存在的自然界的物力，使他不得不否認一切宇宙間的精靈、魑魅和雌人魚（原名 *Mermaid*，寓言中所謂上半爲女身下半爲魚的一種動物——譯者），這些東西都充塞在前一期的詩歌中。在他的第一部小說「Mogens」裏邊，那個浪漫的青年女郎泰羅問主人公怎能在自然界感到樂趣，如果他不把山嶽、碧湖、樹林等東西想像作有一種有牠們自己的快樂和悲哀的看不見的小怪物居住着。Mogens 力言自己的樂趣在於欣賞「物體的形狀和色彩，從花木中透露上來的液汁，

以及使得萬物滋長的太陽和雨。』這正是雅各生自己的態度。古往今來，從沒有誰用過這樣精妙，這樣美麗，這樣生動的自然描寫來滋潤丹麥的文學；只有自然纔能够依照牠自己的法則過牠自己的生活。他不和拉革勒夫 (Selma Lagerlöf) 一樣，使自然服從人類的感情，同時又不和哈姆生 (Knut Hamsun) 一樣，使我們去試探同聲合調地跳動着的人類和自然的脈搏。

在雅各生的人物的描寫上，尤其在他的女性的描寫上，也流露着精密的科學的觀察的癖性。前期的作家們，大部分都承認女性的魔力和美德，是存在於她的優柔寡斷的品性中。雅各生研究個人的性質，發覺了婦女也和男子一樣複雜。在他筆下的婦女們，都堅決地反對「傳統的女性的模範。」她們在一種掩蓋着假面具的暴力之下憤慨着，此種暴力強迫那些所謂婦女應有的品性不斷地向上滋長，而同時又用有系統的愚民策略來剝奪了她們固有的品質。在一個秉有雅各生那樣才幹的寫實主義者看來，不消說人格愈複雜，愈見有趣。他通過許多社會的習俗的階層，看穿了一種婦女的原始的本性，好像在瑪麗·格刺倍 (Marie Grubbe) 中一樣，她是一個追求她的男主人的婦人。在他的作品中的現代的女性，不管是上流社會的貴婦，或是足不出戶的閨女，都是

和瑪麗·格刺倍一類的，雖然她們的品性非常精微地被洗鍊了，甚至當她們在作者的莊嚴的檢束的筆下出現的時候，我們不敢直呼她們的名字。

雅各生的散文的濃厚的美麗的潤飾，幾乎使我們看不見他的純寫實主義，看不見他的使命的否定論的性質。我們看見他非常忠於絕對的真理，他甚至不願意把自己個人的意識投射到自然的國土中。同時，他又努力滅絕『夢想的惡習』，此種夢想往往使人們自尊自大，往往使人們忘卻了美妙的空想和熱烈的切望都不足以增進人類的靈魂的崇高。不特如此，他還要從靈智的體驗中逐出超自然的成分。他相信只有根本剷除了那種謬見——以為或種超自然的威力可以遮掩了惡行的結果這種謬見，纔能獲得正直的人格。只要我們能够正當地過着地上的生活，也儘够了，實在不需要上帝和入天國的希望。但同時他對於自己的學說的困難也十分了解。『人們怎能够盲信否定論呢？』『Niels Lyhne』中的 Hjerrild 說：『人們怎能盲信上帝是不存在的！不過沒有盲信就沒有勝利！』

自然法則的萬能和科學的真理的神聖，就是當時的二大原則，雅各生就應用這些原則。牠們

反映在他的創作裏——這對他也不無傷害；因為我們總要推想他的抒情的天才將如何開花吐豔，如果他不一樣嚴厲地約束牠；同時只要他稍稍減少一點否定論的色彩，他那精美的潤飾一定會達到驚人的境界。

和雅各生同時代的德刺哈曼的思想氣質，都和雅氏十分不同。他不是哲學家，他對於問題的討論感不到甚麼趣味，除非有些問題能夠引動他的心的；然而當時的新社會運動的理論卻激動了他。他雖然是上流階級的產兒，但後來卻成了一個流浪的藝術家，常在勞苦羣衆的隊伍中過生活，而且非常關心他們的福利。他對於社會革命很有信仰，他確信社會革命不久就要到來。德刺哈曼從事描寫水手和漁人的生活，給當時的小說界一種活潑生動的氣象，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先驅的抒情詩人，他和本國的寫實派相處的時間很少。他不贊成一般人的節約飯食。當時一般人都喜歡吃淡魚乾，但他卻喜歡喝酒吃肉。他不單反對寫實主義的拘束，同時他又跟着詩人的本性，以為文學應該從超時代的永久價值上吸取牠的靈感（*inspiration*），無所謂新舊的分別。

當沙多夫譏諷專業者階級，尤其是牧師，而更實際地贊揚工人們的時候，他是浸浴在新時代

的精神中的。

澤勒洛浦所以傾向白蘭德司派，大部分因為這一派之仇視宗教的緣故。他曾研究過神學，但後來又從宗教的迷夢中覺醒過來，甚至在沒有得到學位以前，他就變成一個狂熱的無神論者了。但後來，他又變成一個白蘭德司的激烈的反對者，正和他以前崇拜白氏一樣激烈。他的倫理的意識，拒絕自然主義的戀愛的概念，他最後竟實踐近於佛教的思想的自我犧牲的理想。澤勒洛浦在小說、戲劇和抒情詩各方面的成功，可用他在一九一七年和蓬佗聘澹共同獲得Nobel（諾貝爾）文學獎金這一事實來證明。因為他在德國住了很多年，而專注意德國的文化生活的緣故，他對於丹麥文壇的趨勢，竟有些門外漢的樣子。

和澤勒洛浦同時代的邦格，正和澤氏一樣，也不贊成宣揚戀愛的，此種戀愛一半是新科學知識的結果，一半是那種反對一切固定的標準的自由思想的產物。但同時又和澤勒洛浦不同，邦格本身的氣質，他的心理狀態，以及他的作品的風格，都是他的時代的產物。他的庸弱的優美的藝術，是一種生成就來受苦的性格的表現。敏感而痛苦的他，缺少雅各生用以對付赤裸的世界的那種

堅忍的勇氣。通過他自己的戰慄的神經，他體驗到別人的痛苦，他因為感覺到一般人類的受苦，幾乎投到失望的深淵中去。他對於由於戀愛所致的苦惱和恥辱，尤其了解，他非但為不軌的戀愛戰慄，同時又為正規的戀愛擔憂。

邦格承認自己的風格受了郁納斯·李 (Jonas Lie) 的影響。他那種女性的直覺，他對於細微的事件的精密的觀察，以及他的人物的性格的表現上的印象主義的態度，都和李氏相類似的。但他缺少那種天才的熱情和挪威人的清晰而響亮的音調。他的語調比較低些，他的談諧 (humor) 往往帶有嘲弄的色彩，他的憐憫中滲有輕視的成分，偶爾他能寫一篇幾乎可稱完璧的短篇小說。

蓬佗 聘澹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主張改造社會，他對於統治階級的攻擊，比一切和他同時代的人都更熱烈。然而他從不相信社會的改善有賴於黨的標語和口號，同時也不以為外部的改造能夠影響那種從內部慢慢蛻變出來的社會的福利。

Disillusionment (從迷惑中覺醒過來的意思，有人譯作「醒迷」——譯者) 這個字，恐怕最能說明蓬佗 聘澹的。他澈頭澈尾地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甚至在它的最高貴的人物中，也流露

着悲觀的徒勞的情調。這一點，我們可以在那個理想主義者 Emanuel Hansted 身上發見，也可以在“*The Promised Land*”中的那個牧師身上發見，這牧師盡力做基督的生活方式，但結果只是失敗，只獲得一種宗教狂。在他的女性的人物中，我們可以舉 Ragnhild 和 Jytte 二人爲例，她倆都是貴族，而後者的才幹尤爲卓越，但她倆結果都因爲自己性格的複雜而苦惱着。她們都失卻了那種足以招致快活的單純的天真。

蓬佗聘澹以爲真正的生命力的特質，在那些剛從下層地窟中爬起來而身上還塗着很多爛泥的人們中，更容易找到。“*The Kingdom of the Dead*”中的那個卸職的牧師，就是這一類人，在同書中，那個自由黨的領袖雖然沒有紳士的各種特性，然而他卻具有真正的偉大。這些人都得到了相當的成功，但在這兒，作者的悲觀主義又提示我們這種成功是暫時的。在後一代，人們都和平地傳受了政治的和宗教的自由，這時代的一切都很平凡，而無足重輕。時代固然改變了，但人們依然如故，他們甚至在不大了解的自由的美名之下墮落了。

蓬佗聘澹不愛聽漂亮的說教的辭句，不管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他相信鬭爭和受苦，殘害和

憎惡，對於社會的健全的進化上，都是一樣的緊要。Emanuel Harsted 看見自己所有的努力統統落空了的時候的那一刹那的感悟是很特別的。當時阻礙他的前途的，是一個織工，這個織工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已從鄉村的非常惡劣的環境中掙扎起來了；Harsted 還記得自己和他做朋友的時候，這織工會告訴他，說自己一生都被兒時的一個可怕的記憶——他父親被一個青年地主所痛毆的慘象所戟刺。Harsted 忽然感悟了：在這織工的一生中，憎惡已經獲得了成功的收穫，而他自己的仁慈倒不能獲得這樣的成功。但本書的結尾，卻暗示 Emanuel Harsted 的犧牲，並不是完全沒有代價的。

蓬佗聘澹是現時丹麥小說界的老大家，那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露頭角的燦爛的一羣中，只有他一人還是活着的。他一向都保持着那些爲早時寫實派的領袖所確立的標準，絲毫不爲十九世紀的惡化所影響。

雅各生在“Niels Lyhne”，中創造了一種主人公的模型，此種模型必然地要爲許多人所模仿。Niels Lyhne 是一個夢想者，同時又是一個找不到人生的指標的懷疑主義者，但他的本性



是很健全的，很良善的。在邦格的筆下，此種模型就變成了神經衰弱病者，同時被一班青年作家一描寫，牠更見其惡化了。當日一般的主人公都在模仿 Niels Lyhne 以投時好，但結果只有失敗而已。此時的文學，變成咖啡館，林蔭路一類的東西了。

在同一時期中，斯干的那維亞的文壇湧起了一種轉向新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的力強的新勢力。在瑞典，浪漫主義的十九世紀產生了海得斯塔(Heidenstam)、拉革勒夫(Selma Lagerlöf)以及別的幾個一等作家。在挪威，我們首先就得提起哈姆生(Knut Hamsun)。丹麥也湧起一種同樣的運動，但此種運動並沒有產生偉大的小說家。在牠的領袖人物當中，當以抒情詩人約根孫(Johannes Jørgensen)為第一，他的對於前期文壇之抨擊，大部分是建基在宗教上的。還有一個領袖就是劇作家兼論文家羅德(Helge Rode)，他現在依然是反對白蘭德司派的流風遺沫的最出力的的一個。

在小說的領域內，那對於十九世紀的寫實派的反動，勃起於現世紀的初期，此種反動，並不是反對他們的寫實主義，卻是反對他們的大同主義，反對他們的文化上的自尊，反對他們武斷丹麥

的文化生活始於哥本哈根，也終於哥本哈根。

白蘭德司打破了國別的制限，強迫丹麥人接受現代歐洲的新思潮。他和他的門徒們的缺點，就是不了解丹麥本地的生活。

新進的作家都是從各州來的，而且往往從農家來的，他們對於本地的一切都很自傲。亞克哲 (Jeppé Aakjaer) 的態度是很特別的，他是一個農民的兒子，而他自己也是一個農民，但他描述鄰居的生活時卻用抒情的韻文。亞克哲以及這一派的大部分別的作家，都是丹麥的內陸遮特蘭的本地人，這地方所受的國外的勢力的影響，不及各島那麼厲害，因此比各島保藏着更多北方的特點。哲孫 (Johannes V. Jensen) 是遮特蘭派的急進的領袖，他無疑地是當代丹麥的文壇上最出名的人物。

在遮特蘭派中，我們不得不提一提那特孫 (Jakob Knudsen)，他的年齡比較大些，他是一個從前的小學教員，他的小說大概都是現代風行的。他的談諧和醇熟的智慧，使他的小說獲得應有的聲望。其他遮特蘭派的作家是布累根特 (Marie Bregendahl)、斯準爾堡 (Johan Skjoldborg)

以及青年作家中的羅舉 (Thomas Olesen Lökken) 和索堡 (Harry Söiberg)。亞克哲和斯準爾堡曾用小說來實踐改造社會的任務，他們描出最下層的農稼勞動者的生活的黑暗面。不過亞克哲最偉大的還在他的詩歌方面，而斯準爾堡又是一個遒勁的散文的大家。他曾在幾本書中描寫那些住在沿着可怕的西海的沙岡上的人們的生存競爭，這種地方，大自然不時加以一種常為丹麥人所不了解的殘害。同樣的題材，常被羅舉採用在自己的有力的新豔的小說中，同時索堡也在和牠附近的地方找到他的描寫農人和漁人中的宗教的活動的小說的背景。布累根特描出動人的家庭生活的內幕，而且創造了幾種農家婦女的偉大的模型。

遮特蘭派都在所謂鄉土文學上用功夫，此種文學在挪威也不罕見。他們每個人都把自己融混在特定的地域中，研究當地的居民，研究他們的方言、特性、習慣，以至於最秒末的事項。因為這樣限制了他們的範圍，他們對於自己的藝術也必然地加以嚴厲的約束。他們局限自己用一種特定的思想感情描繪人物，不准自己接觸更攙雜的視域。因此在那種堅苦樸野的生活的描寫上，往往至再至三地流露着同一的色調，這一點我們也是不能否認的。不過這些作家的描寫雖然過於單

調，但同時卻是很真實的。他們一邊繼承了種族的遺產，同時又創造了一種民有民享的文學。

從他以居住了好幾代的家鄉——遮特蘭的喜麥蘭地方爲自己的出發點這一層立論，哲孫可以說是一個鄉土文學的作家。有人推測他的家鄉就是那些攻擊羅馬的蠻人的部落的先鋒隊辛布賴人的原始的住場。不管此種假設能否成立，牠總是很有意義的。哲孫之所以出名，就因爲他能將本地的愛國心同較闊大的種族生活聯繫起來。在現代喜麥蘭的居民中，他找出各種生根在原始時代的特性。他們的激情，他們的猛烈的復仇心和堅強的忍耐性，以及他們的牧人的氣質，彷彿都是屬於石器時代的。

在他的小說“The Long Journey”，中，哲孫嘗試着追跡北方種族的進化，從史前時代直到現代的初期。此種偉大的工作，人們說牠有達爾文主義的特質，牠關涉到冰洲遠古韻文集、北歐神話、人類學、地理和歷史，全體都混融在一種詩人的想像中。雖然他曾下了一番苦心的研究，但哲孫畢竟太富於創造的天才，不能把自己的想像局限在事實的籬柵中。然因爲他的想像非常偉大而且優美，縱和事實有所不符，也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最使我們不能忘記的，是關於那天晚上的描寫：這時北歐踏進了冰河時代，一切大大小小的野獸，都忘卻了舊日的憂慮和仇恨，發狂似的衝了出來，衝過黑暗，在那種從冰河中噓氣在他們身上的隱藏着的敵人面前疾奔。人們都在可怕的冷雨面前逃走，只有一個少年正面對着北天，跑上前去，克服了新的敵人。北方的人衆就是從他和他在冰河上找到的那個女郎傳下來的。他們的祖先的那片馨香的樂土，此刻時常在他們的睡夢中湧現。他們因為渴求這種已失的樂土，就變成了海賊和探險者。

在他回溯原始時代和英雄時代的描寫中，哲孫和十九世紀末葉的寫實派絕了交，但同時又沒有前期的浪漫主義的色彩。在厄楞士雷革的豪爽的神和英雄同哲孫的醜惡的野蠻的原始人的中間，躺着達爾文主義。從他的文體看來，哲孫是一個澈底的現代人。他的文體非常生動而有力。

內索 (Martin Andersen Nexö) 是都市的無產階級的代言人。專門宣揚一般人的最保守的性質的那些農民作家，把個人看作傳統的信仰和習慣的堅密的機構中的一分子。但內索卻以為任何個人，男的或女的，都不是為他的出身所限制的。別的著作家對於他們所描寫的主人公，

都賦以家庭的門第和學校教育等的大量的遺產。但在“Pelle the Conqueror”，中內索卻創造了一個主人公，這主人公，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是從毫無傳統的遺產的約束的環境中赤裸地跳出來的，而且克服了世界。』在“Ditte: Daughter of Man”裏邊，內索更進一步而擁護個人的神聖。『每一秒鐘都有一個人類的靈魂出生到世界上來……牠就變成一個新的人類。每個新的人類，同過去的或未來的人類都是不一樣的。每個新的人類正和一顆彗星一般，只有一次可以接觸地球的軌道。這樣，難道每個新生的靈魂落到地上的時候，全體人類都會增加愉快？』——Ditte 的故事比起 Pelle 的故事來要黯淡的多。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僕，她被人誘姦，被人虐待，以至被人置諸死地，只有一點她是勝利的，就是她一直保持着自己靈魂中的無可磨滅的美德。

雖然是一篇近代丹麥小說的趨勢的短短的提要，似乎也應該提一提一般人之對於一種堅確的宗教之渴望，此種宗教應該凌駕內索的『唯人教』和哲孫的『種族教』而上之。拉孫（J.

Anker Larsen）的小說“The Philosopher's Stone”，是一種回答浮現在近代人的腦海

864  
v. 1

中的幾個問題，而同時又歸納成一種明確的宗教學說的直接的嘗試。但我們不能說這本書在藝術和說理兩方面都是完全成功的。牠不過指出現代丹麥文學的複雜的蛛網中的一根重要的蛛絲而已。在一般農民作家的作品中，宗教的感情更加濃烈地滲透着。索堡的偉大的三部曲（*The Land of the Living*）是很可注意的作品，牠反映現代宗教的思潮，而全書的用意都是昭示一種對於十九世紀的懷疑主義的強烈的反動。

本集之刊行，受助於在哥本哈根的國立圖書館內服務的 *Julius Clausen* 君不少，其他助我以很好的忠告的丹麥朋友，也在此表示感謝。

*Hanna Astrup Larsen* 序。

國家圖書館



004758843

# 目次

牧羊姑娘和掃煙囪的青年	(H. C. Andersen 作)	淡秋譯	1
凡爾培的牧師	(S. S. Blicher 作)	金橋譯	九
亞伏洛姆契·奈丁甘爾	(M. A. Goldschmidt 作)	金橋譯	五七
芳斯夫人	(J. P. Jacobsen 作)	金橋譯	一〇三
斯得納做了農民的妻	(S. Sehandorph 作)	金橋譯	一三一
教堂中的船	(H. Drachmann 作)	金橋譯	一五五
伊倫·荷兒	(Herman Bang 作)	淡秋譯	一七一
在羅森般公園內	(Herman Bang 作)	金橋譯	一八九
皇家之客	(Henrik Pontoppidan 作)	淡秋譯	一九一



- 大小孩……………(A. Wied 作 金橋譯)……………二一一
- 農人……………(K. Larsen 作 金橋譯)……………二一八
- 潘·海華的夏日……………(Johan Skjoldborg 作 金橋譯)……………二二八
- 候鳥……………(Martin Andersen Nexö 作 淡秋譯)……………二五二
- 安和她底牝牛……………(J. V. Jensen 作 金橋譯)……………二八九
- 失去的森林……………(J. V. Jensen 作 金橋譯)……………二九四
- 舊船……………(Harry Söiberg 作 淡秋譯)……………三〇一
- 陰山……………(Gunnar Gunnarsson 作 淡秋譯)……………三二二
- 作家生卒年表……………三三四

# 丹麥短篇小說集

牧羊姑娘和掃煙囪的青年安徒生(H. C. Andersen)作

淡秋譯

你們也曾見過那種古舊不堪的木櫥嗎，陳年漆黑的，雕飾着樹葉和亞拉伯式的雕刻的？正是這樣一口碗櫥放在一間客廳裏；牠是曾祖母的遺產，從頂至腳都雕滿了玫瑰花和鬱金香花。其中有光怪絕倫的雕飾，從這些雕飾中露出許多有叉角的小鹿頭。櫥門的中部，雕刻着一個全身的人像，他看來的確很可笑的；他臉上流露着的不是笑，卻是癡笑；他有山羊的腿，頭上長着小角，臉上蓄着長鬚髯。孩子們老是叫他「山羊腿的副官、少校、司令、軍曹」；這名字讀音是困難的，很少有人有這種綽號；這不過是一種雕像而已。他老在望着鏡下的那張桌子，因為在這桌子上，站着一個非常可愛的牧羊姑娘的瓷像。她的鞋子是鍍金的，衣上飾着一朵紅玫瑰，此外她還有一頂黃金色的帽子。

和一根牧羊杖；她確是很可愛的。在她的旁邊，站着一個掃煙囪的青年，黑得和煤炭一樣，也是盜做的；他也和旁的人一樣整潔，我們說他是掃煙囪的，僅不過是一種假設而已。盜匠們也同樣地可以將他做成一個皇子，如果他們存心這樣做。

他抱着自己的梯子整飭地站在那兒，臉孔和女孩子的一樣紅白；這實在是錯誤的，因為他的臉色還應該黑一點。他非常貼近那個牧羊姑娘，他倆一直都是這樣站着的；他倆開始站在這兒的時候，就訂了婚。他倆很相配。雙方都很年青，都是同類的盜像，而且一樣的脆弱。

在他們的旁邊，站着另一個人像，比他們大三倍。這是一個老中國人，能够點頭的。他也是盜做的，他宣稱自己是牧羊姑娘的祖父，可是他不能證明自己的血統關係。他說自己有權力操縱她，因此他曾對正在向她求婚的「山羊腿的副官、少校、司令、軍曹」君點頭示意。

「你快要有丈夫了！」老中國人說，「我確信他是桃花心木做的。他能使你成爲「山羊腿的副官、少校、司令、軍曹」夫人，他除了祕密貯藏在抽斗裏的財貨外，還有一滿櫥的銀碟。」

「我不願意到這漆黑的碗櫥裏去！」牧羊姑娘說，「我聽說他有十一個盜老婆在櫥裏了。」

「你做他第十二房好了，」老中國人喊道。「今夜樹裏一響動，你就要結婚了，否則我不做中國人！」

他說了又點一點頭，睡去了。牧羊姑娘哭起來，一邊望着她的愛人。

「我請求你，」她說，「領我到廣大的世界上去，我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

「你的意見我沒有不服從的，」掃煙囪的青年答。「我們立刻就動身吧！我相信我的職業總能維持你的生活。」

「只要我們安安全全地爬到桌下就好了！」她說。「在我們沒有出到世界上以前，我是不會快活的。」

他安慰她，指引她怎樣用她的小腳踏著雕刻上的稜角和鍍金的樹葉爬到桌腳，同時他又用自己的梯子幫助她，他倆立即下到地板上了。但他們擡頭望一望古舊的碗櫃，只見裏邊起了一陣激烈的騷動：全體雕刻着的小鹿伸出頭兒，聳起叉角，扭轉頸項；同時「山羊腿的副官、少校、司令、軍曹」高高地跳起來，向對面的老中國人喊道——

「他們逃走了！他們逃走了！」

這時他倆稍稍有點驚嚇，惚惚跳進窗座的抽斗裏。這裏有三四副不完全的紙牌和一種結構非常完美的傀儡戲。戲文在扮演着，全體的 lady (註一) diamond (註二) club (註三) heart (註四) 和 spade (註五) 都坐在第一排，用他們的鬱金香葉扇着自己，在他們的後邊，站着全體的 knave (註六) 他們上下都有一個頭，正如在撲克牌中所習見的一樣。劇情是關於一對婚姻不能自主的情侶，牧羊姑娘哭起來，因為這就是她自己的歷史。

「我耐不住這種戟刺！」她說。『我非跳出這抽斗不可。』

當他們到了地板上看一看桌子的時候，那個老中國人醒了，對着他的全身搖動着——他在下邊已經縮成一團了。

「老中國人追來了！」牧羊姑娘喊道；接着她跪下兩膝，表示非常慌張。

「我有一個法子，」掃煙囪的青年說。『我們爬到那個角落裏的大花瓶裏去好嗎？這樣我們可以躺在玫瑰花和香草上邊，如果他追來，我們就用鹽撒他的眼睛。』

「那是沒有用的，」她答。「而且我知道老中國人會和那個大花瓶訂過婚的，人們有了這樣的關係，總不免有所偏袒。我們除了逃到廣大的世界上去，是沒有旁的法子的。」

「你真有勇氣同我到廣大的世界上去嗎？」掃煙囱的青年說。「你也曾想過廣大的世界是怎樣的嗎？你知道我們一去就永遠不能回到這裏來嗎？」

「我想過的，」她回答。

掃煙囱的青年溫柔地看着她，說道——

「我的路徑是必須穿過煙囱的。只要你真有勇氣同我爬過這個火爐——爬過鐵爐，爬上煙筒（火爐上通煙的鉛筒——譯者），於是我們就到了煙囱中，此後的路徑我都很熟悉的。我們可以爬得很高，使他們追不上我們。煙囱的頂顛有一個洞兒，從此可以出到廣大的世界上去。」

於是他就領她到鐵爐的入口。

「這裏看來非常黑暗呢，」她說；但她依然跟着他，走過鐵爐，走過煙筒，裏邊是漆黑的。

「現在我們爬到煙囱裏來了，」他說；「看呀，看呀！遠處的天空有一顆美麗的明星在閃耀

着！

這的確是一顆美麗的天星，筆直地照臨在他們的身上，彷彿爲他們引路似的。他們儘管往上爬着，路道非常可怕，非常峻峭；他盡力扶她上去；他抱着她，指示她那瓷做的小腳應該踏在什麼地方；他們就這樣爬到煙囪口，坐了下來，他們實在太疲倦了。

繁星閃爍的天空高臨頭上，全鎮的屋頂低在下邊。他們眺望着遠處——望到廣大的世界中，可憐的牧羊姑娘從沒有見過世界的真面目；她的小頭緊着掃煙囪的青年，接着她哭得非常厲害，以致腰帶上的鍍金都被淚水冲光了。

「這實在太難堪了，」她說。「我實在忍不下。世界太大了！但願我能够回到鏡下的那張桌子上！在沒有回到那裏以前，我是永不會快活的！現在我已跟你到大世界上來了。你如果真是愛我的，就請你領我回去吧。」

掃煙囪的青年很有見識地向她訴說着——說到老中國人和「山羊腿的副官、少校、司令、軍曹」可是她依然悽慘地哽咽着，而且吻着他，使他不得不服她的意見，雖然這是愚蠢的事。

於是他們又奮力爬下煙囪。他們又爬過煙筒和鐵爐。這完全是掃興的事情。他們站在漆黑的鐵爐裏，在爐門後邊傾聽着房內的動靜。這時一切都非常靜寂。他們向房裏一看——唉！老中國人倒在地板上了，他因尾追他們從桌上跌下來的，他此刻裂成三塊了；他的脊背落下了，頭兒滾在角落裏。「山羊腿的副官、少校、司令、軍曹」依然站在原處，默想着。

「這實在太可怕了！」牧羊姑娘說。「老祖父跌得粉碎了，這是我們的罪過。我永不能補償這種錯誤！」接着，她又揮舞她的小手。

「他是可以修理的，可以修理的！」掃煙囪的青年說。「不要這樣焦急吧。只要他們把他的背部膠一膠，再在頸項中釘了一枚釘，他就和新的一樣了，恐怕還要對我們敘說許多厭煩的廢話呢。」

「你這樣想嗎？」她喊道。

接着，他們又爬到原來的那張桌子上。

「你看，我們又回到這裏來了，」掃煙囪的青年說；「我們剛纔所有的苦惱，現在都可以消除了。」  
「但願老祖父重新釘轉去！」牧羊姑娘說。「我不知道他能否還是親愛的。」



他真的要釘好了。他們將他的背部膠好，又在他的頸項中插着一枚大釘；他就同新的一樣了，只是不能點頭。

『你從跌碎了後彷彿驕傲起來，』「山羊腿的副官、少校、司令、軍曹」說。『我不相信你有甚麼理由可以擺出這種架子。我可否同她訂婚呢？』

掃煙囪的青年和牧羊姑娘悽然地望着老中國人，因為他們怕他又點起頭來。可是他永不能再點頭了，他不願意告訴人家自己的頸項中是釘着釘的。因此這對盜做的情侶依然住在一塊，他們祝福老祖父的釘，一直戀愛到雙方都碎裂了。

(註一) 紙牌上所印的婦女。

(註二) 紙牌上的紅色菱形。

(註三) 紙牌上的黑色三葉的花樣。

(註四) 紙牌上的心形。

(註五) 紙牌上的鋤形。

(註六) 撲克牌中之 Jack。

凡爾培的牧師布力協(S. S. Blicher)作

金橋譯

一 安力克·蘇蘭珊法官的日記

靠託我主耶穌基督底名字到現在，由上帝底意志，由我親愛的保護者底宏恩，我升擢了。一切都不敢當，做了縣執行官與法官之職而治理人民。願審判萬民的主宰加賜我智慧、恩典與正義，使我完我職責以得彼手中之恩惠。

『定人事乃在耶和華。』箴言二十九章二十六節。

一個人孤獨是不好的。我現在既能養活一個妻，我就不應該選擇一個伴侶麼？凡爾培的牧師底女兒，是知道她的人都說她好的。自從她母親死了以後，她就管理着牧師家裏底家庭雜事，恭儉

而溫良的；沒有別的孩子們，除了一個哥哥以外，他是大學校的學生。這是可預卜的，假如她父親又死了，她前途的運命將非常的淒涼。

馬丁·勃魯今晨從英伏斯忒拉帕到此地，而且送我一頭肥犢，我因記起摩西底警誡「你不可受賄賂」而拒絕了。這個勃魯，是爭訟多端，我已聽人說過，一個好勝而大言無慚的人；我對他也別無所爲，除了公事公辦以外。

我現在同我在天之父與我內在之心商量，這在我是明白的，曼多·可維司小姐是如此可愛的一個人，我願同她白頭偕老。我偷偷地觀察她好幾次，恩惠是欺騙的，美麗是空虛的。但是，她是無可異疑的，是我在這世上所見的最美麗的女人。

我覺得馬丁·勃魯是一個很討厭的人，雖則我不能說出爲什麼緣故。他不知怎樣使我想起

一個惡夢，但是我記不清楚，甚至說不出甚麼時候我會真真的夢過他。這或者是一個凶兆。他今晨又到這裏來，送我兩匹純種的良馬——壯麗的動物，灰色而斑斕的，黑的鬃同尾，黑的距毛。我知道他分開的買來，化了一百四十元錢。兩隻馬的實價，至少要值兩百元，雖則他送給我不過一百四十。價錢如此便宜，使我呆了。這不是賄賂麼？我的確知道他心裏又要打官司了。我決不要他底灰色而斑斕的馬。

今天我去訪了凡爾培的牧師。他是一個敬畏上帝而正直的人，但熱情而性急的，反對他意思的事他也毫不寬容。此外他也吝嗇一些。我到了牧師宅時，有一個農夫正要求減輕什一說。那人是狡滑的，什一稅並不算過高，蘇倫牧師明知底細，他對那人說，就是一隻狗他也沒有從他手裏給過牠一片麵包；他愈罵，他自己愈忿怒……呀，天知道，無論誰都有他底過失。可維司底暴怒沒有甚麼妨礙，一忽兒叫他女兒給那農民一片麵包，牛油和上等啤酒……她真是一位愉悅而規矩的處女。當她一見我，歡迎我，態度是非常可愛地，雖則稍稍帶點羞怯，我奇怪地心頭跳動着，幾乎對她說不

出話。

我底農場管理人到我這裏以前，曾在牧師宅做了三年以上的事。我想巧妙地問問他，關於他所知道她的，她是怎麼地對待家人等等的。一個人常常可以從他們底用人那裏得到最多的真實價值的消息。

唉，氣數！我底用人拉司瑪告訴我，這馬丁·勃魯在不久以前到凡爾培牧師宅去求婚，但被拒絕了。這牧師當初十分願意——因為勃魯是一個饒富的人——但他女兒不要他一些甚麼。我知道，起初她父親嚴厲地叱責她，以後看見她固執地反對這門親事，他也隨她去了。這並不是她驕傲；拉司瑪說她是非常謙恭的，這無疑地可承認，她自己底父親是農民出身的同勃魯一樣。

現在我明瞭英伏斯忒拉帕馬在羅司末底作用了；他們要引我離開走正直之路了。這是件亞兒·安徒生底泥炭田與草地分界底事。掠奪是無疑的，變為馬底真價……否，否，我底好馬丁，你不

知道安力克·蘇蘭珊其人。「你不應委曲貧苦者。」

今晨凡爾培的蘇倫牧師在此地談了片刻。他僱用了一個新的馬夫，尼爾·勃魯英，伏斯忒拉，帕農夫兄弟。這個尼爾，牧師說他壞話，懶惰而老臉皮的，還非常好勝的。蘇倫牧師要他將家畜弄好，但他弄不相像。我忠告他，寧可立刻回掉這不規則的人，否則給他敷衍過去到期限滿了就算。開始他立刻答應我底提議，後來聽完我底話，他對我底理由想了一息，他接受了我底意見，他熱忱地謝了我底忠告。他是一個火性的急躁的人，但不難開整當他自己鎮靜而想定之後。我們分別時非常友愛的。沒有一句話說到曼多小姐。

今天我在凡爾培牧師宅過得非常愉快。我到的時候，蘇倫牧師正出外去了，但曼多小姐熱誠地招待我。我進去時她正在紡織，我看她似乎非常地不好意思……

這真奇怪，許久我纔想出一個談話的題目來。當我穿着法庭的外袍坐下長凳時，我很少沒有

話說；而且當我傍詰一個犯人的時候，我能想出許多問題來；但在這高貴的純潔的孩子之前，我站着惶惑的如同一個手染血跡的偷雞賊。最後我想到談談亞兒·安徒生同他底官司，他底泥炭田同草地的案子；但我不知道以後談到甚麼，忽然談鋒會從草地轉到玫瑰，紫羅蘭同雛菊，到末尾她領我到她底花園去看花。我們是如此快樂的過去，直到她底父親回來，於是她跑進了廚房而沒有再出來，一直到她來叫我們吃晚飯。

恰恰當她走到門首，她父親對我說：『我想你要趕緊結一門親事。』我們恰恰談到在呵阿謨地方舉行的壯麗的結婚。聽到這最後的幾點，曼多小姐臉孔紅起來同玫瑰一樣。她底父親滑稽地微笑道：『女兒，別人能瞧出你方從火邊裏出來。』

我拿了這位好牧師底忠言納在心坎內，而且，上帝底意志，並不長久我將到牧師宅去求婚，我想她父親底話是一個隱射，他一定不會厭惡我做他底女婿的。那他女兒，她爲什麼臉紅？我奇怪。我敢拿這個當作順利的表示麼？

這可憐的人，案子判決了，泥炭田同草地歸他所有……但一定，這個判決使那富人做了我永久的敵人。在法庭未宣讀判決書前，馬丁·勃魯侮慢地注視着亞兒·安徒生。當讀「這是法庭的判決」他向法院四周看看而狡猾地獐笑了，好像操必勝之券。如此他是實在的，他注意地告訴我：「那個乞丐癡心妄想要贏我底官司。」

但事情恰恰相反。

當勃魯聽到這個判決，兩眼閉着，兩脣蹙着，臉色同鉛粉一樣白。當他走出法庭，他極力壓制他底忿怒，向對方說：「我願你快樂，亞兒·安徒生。失了那片泥炭田我不會就討飯，而英伏斯忒拉帕雄牛將無疑地到處得到牠們所需要的乾草。」

但在外面我聽得他對他自己詛咒了，用皮鞭打在馬背上，如此，森林中起了回音而再回音。

法官底職責實在是重大的。他每宣布一回判決書，他就多招一個新的仇人。但倘若我們能與我們底良心交好……「忍受一切爲了良心。」



昨天是我生平最快樂的一天；我同曼多·可維司在凡爾培牧師宅舉行訂婚禮。我底將來的岳父摘取經句說：「我將我底使女放在你懷中。」創世紀十六章五節。他感情興奮地說，如何他給我在這世界他底最尊貴的寶物，如何他希望我將來和善地對她。（心裏情願，上帝幫助我！）

我少有相信這樣嚴肅，雖嚴厲的老人是如此的溫善和藹。當完結時，他底眼睛流出淚來，他底脣顫動了。我底愛人哭起來像孩子一般，尤其當他提及到她親愛的母親；當他說：「你底父親同母親將遺棄你，但主願保護你，」我也覺到我底眼湧上淚了，因我想起自我雙親亡故以後，上帝是怎樣地用他底恩典保護我，領導我，賜恩我。

我們盟誓以後，我甜蜜的新娘給我第一次的接吻。上帝祝福她！她深深地愛我。

席筵上歡娛是舞躍着。許多她母親底親戚都到了，但沒有一個她父親底，就是有幾個也住在很遠的斯加。豐富的筵席，散席以後舉行跳舞一直到天亮。附近的牧師從亞爾沙、林格培、黑來得都到；最後的一個酒喝得大醉被人扶到牀上。我底岳父也盡量地喝，但並沒有看出醉態來；他同大漢一樣壯健，無疑地能和一縣底牧師們比飲而使他們醉倒。我留心着，他想這很好玩，也要我微醉的

看看，但我當心着不會被弄醉。我不是酒底愛人。

我們底結婚將在六星期以內舉行。願上帝一直祝福到那時。

真可憐，我底岳父叫尼爾·勃魯來做事。他是一個粗魯的人，值得做英伏斯忒拉帕底兄弟。他應當給他工資命他回去；這比同一個野人去吵鬧好的多。但這位好牧師是一個火急的固執的，兩塊硬石頭不能好好在一塊磨擦的。他決定要尼爾做滿時期，雖則這天使他自己極煩惱的。

有一天他給尼爾一個耳光，以後這惡漢恫嚇說：「他一定要打牧師還。」但這些話都沒有證據。我曾叫尼爾到前面，一邊規勸一邊威嚇，但我對他也無可如何。此人不良。

我底未婚妻也勸她父親不要為那人生氣，但他沒有比聽我底話更多地聽她。我難於知道事情將怎樣發生，當她從她父親家裏來到我家以後，因為她遮掩了許多煩惱的事，不使這位老人知道，設法地弄妥過去。

她將做我底賢妻，「好像你屋邊底結實累累的葡萄。」

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亦有運氣，因尼爾已跑走了。我底岳父同日耳曼人一般的發怒，但我暗地裏喜悅，如此他纔從這危險人底手中脫離出來。無疑的，勃魯想要報他兄弟底仇在最近相似的機會中，但謝謝天，在這裏我們有法律與威權，而這法律是保護我們的。

事情似如此的，蘇倫牧師叫尼爾在花園中掘地。當他出去了一息以後，回來看看他做到怎樣，他看見這人靠着鋤站着正在敲藜子，從樹上摘下來。他終於一點也沒有掘。牧師解散他底繩。尼爾衝撞地回應他不被無論那個所差遣，同時他聲勢汹汹。他又丟了他底鋤，污穢地漫罵他的主人。於是這老人底火性暴發了，他拿來了鋤，敲在他的頭上。他不應當如此做，鋤是危險的武器，尤其在暴怒之下一個強壯的人底手裏。這個無賴他自己跌倒裝做假死，但當牧師驚慌起來，試試看去扶起他，他卻跳起來，跑過花園，跳過籬笆，逃入牧師宅後面的樹林中而不見了……這是我岳父自己敘述的不快的事件。

我底未婚妻爲了這事非常苦痛。她擔憂尼爾要不擇手段的報他自己底仇——他將傷害獸

畜，或者甚至放火。上帝幫助，我想並不要緊。

不過再過三星期，我就能娶我底新婦到我家裏來。她已經置備好到這裏來的內內外外所用的每樣器具。她是非常喜歡而願我們到處都有秩序與清潔。她惟一的悔恨是離開她底父親，而他要不見了她。但我願無論做甚麼是我能賠償他底損失的。我願以我自己底好姑母甘忒魯德和他女兒交換，一個很能幹的婦人，小心而活潑的。

我底未婚妻真是一位天使！個個人都說她好——我可斷定我將是一個最幸福的人。讚美上帝！

那人遭遇些甚麼！我疑心他已經離開這裏。實在，這是一件抱歉的事，人們開始圍着教區談論這件事。我斷定那些毀謗一定有他們底源流在英伏斯忒拉帕後面。如我底岳父聽見真是難忍……倘若他聽從我底忠告而早回掉這暴戾的人就好！人底忿怒並不是上帝所賦與的正直。我雖然是一個凡人，但我以為不應嚴責一個上帝底僕人，尤其似他年高位尊……我們只能希望一切議

論牠自己將消滅下去。

明天早晨我要往凡爾培去，我不久將知道他曾否聽到各方面底毀謗。

金匠恰恰在此地帶了我叫他做的一雙手鐲來；牠們非常精緻，我可斷定將給我親愛的曼多以快樂。不知能否適合……我是在祕密中用了一片草葉急忙地量了她手腕底大小的。

我覺察我底岳父非常沈悶；我以前從沒有見過他如此銷沈。饒舌的人已作他是一種可笑的傳說，那更可憐，是鄰舍們普通的談話。馬丁·勃魯再三聲稱：「這牧師必要還我底兄弟尼爾，甚至下及黃泉也要他從地下掘出來。」

這或者他是藏在英伏斯忒拉帕。無論如何，他又跑了，從他走了以後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他底影子，我可憐的未婚妻她爲這件事心裏非常苦悶；她被凶兆與惡夢所吵擾。

主憐憫我們一隊人罷！我爲悲哀與悻怖所壓倒而不能握筆了；已經有一百次筆從我手中溜

下。我底心充滿驚怕，精神如此恍惚，幾不知從何處說起。整個事實對我暴發如同雷電。時間對我停止了一切運行之意義，無所謂清晨，無所謂落日，整天的可怕如同電光底鋸齒的擊射，立刻打坍了我希望與大志的巍峨宮殿。

一個上帝底可尊敬的人犯了殺人之罪，今已繫諸縲絏之中了！自然有一種希望，他或者清白的，但是，唉！那種希望僅如蘆葦之漂於狂瀾中，因為詳密的證據實在反對他太厲害了。再想想我，不幸的東西，做他底裁判官！他底女兒是我訂婚的妻子……

昨天早晨很早，日出前約半點鐘，馬丁·勃魯到這院裏來，帶了一個乾·拉生，凡爾培的小農場佃人，還有一個寡婦和曾在他家裏牧過羊的女兒。勃魯立刻對我宣布可維司牧師殺了他兄弟尼爾的疑案。我答他那我也聽到過關於這事的流言，但我對於這一切當作愚蠢的惡毒的毀謗，不值高明者一笑，同時牧師已經告訴我尼爾已跳起來跑走了。

「假如尼爾真的跑了，依可維司牧師說，」勃魯嚴厲地說：「我可斷言他必定立刻跑到我這裏來，而且告訴我這全部事情的。但他一直到現在不見，實在的原因有些兩樣了，那幾個良民，」

——他指他同來的三人——「能够做證人，如此我要求你，以法官的地位，去搜查他們。」

「你再仔細的想一想，勃魯，我警告他，『你們，良民，你們也再仔細的想一想在你們未控告你們底可尊敬的高尚的靈魂底嚮導以前。倘若，我不相信，你底控告沒有證據，那對你要有些爲難了。』」

「牧師或非牧師，勃魯忿怒地叫起來，「聖經上寫着：『你不應殺人，』而且也寫着法庭不能無故用刑。在這裏我們有法律與正義，一個殺人犯不能使他逃脫相當的懲罰——即使他有女婿是做官的。」

我不理他底譏諷，尊嚴地回答：「很好，照你辦罷。你，克司丹瘋女兒，知道馬丁·勃魯控告你們底牧師的罪麼？真實告訴我，如同你要在大法官座前告訴一樣，如同你以後必需在法庭前告訴一樣。」

如此警戒了，她說出下面的事：

謠傳尼爾·勃魯不見了的那天午後不久，她同她女兒，伊兒沙，沿着這牧師宅底花園外小路

走過。恰恰當她們將近石牆的半路，那是圍着花園東邊，她們聽到一種聲音叫『伊兒沙！』這是尼爾·勃魯。他正站在榛樹籬笆的後面，那是連着石牆的，而且攀下樹枝來問伊兒沙要否榛子。伊兒沙拿了一捧來，並問他在做什麼事。他答牧師叫他掘花園，但他寧願摘榛子；花園讓牠去罷。同時他們聽到一種關門聲，尼爾說：『聽，現在我們要被斥責了。』實在奇怪，他們等了一息，果然聽得牧師和尼爾在吵鬧。這個說一句，那個說一句，最後她們聽得牧師大叫，『你這狗頭，我看你如此大膽！你要死在我腳底下了！』同時她們聽得重重地打了兩下，好像打在嘴邊一樣。如此，她們聽到尼爾罵起牧師，罵他是絞坏懦夫，還有許多別的，結果牧師又打他。牧師不答一句話對於這種辱罵，但克司丹同她女兒聽到兩個砰砰的打二下，看見鋤頭同鋤柄高舉在空中兩次；但是誰底手捻着鋤她們看不見，因為籬笆高而且密。這樣以後，園內就沒有聲音，但是牧羊的寡婦同她女兒變成非常的恐懼，她們急忙跑開到草場外的獸畜那裏。

這姑娘伊兒沙樣樣證實她母親底所說。我問她們或者她們沒有看見尼爾從花園跳出去，但她們兩人都否認，雖然她們對我確說她們曾回看幾次。



這一切完全和牧師曾經告訴我的相合。那兩位證人沒有看見尼爾出來是被解釋由於樹林恰恰近於花園的南邊的緣故，而且，根據牧師的話，正是這個方向他所逃出去的。如此，在考量克司丹和她女兒底敘述之後，我對馬丁·勃魯宣布她們並沒有新的發現關於這件案子，因牧師自己已經將這完全經過告訴我之故。

這時勃魯苦笑地，要求我盤問他底第三個證人，我正要進行做的。

乾·拉生在我警戒他如其餘二人一樣之後，說出下面的：

那天黃昏以後——不是不見了尼爾·勃魯的一天，他記得是第二夜，他從托爾斯忒拉帕鄰村回家，沿這條路走，那是靠牧師宅花園東邊的一條，當時他聽到裏邊有人掘地的聲音。那夜月色頗亮，雖有幾分驚怕的，但他決計要看看誰在裏邊掘地，在如此晚了他能做出什麼來。於是他脫了木頭鞋子，爬上石牆，兩手弄一個窺竊的洞穿過厚籬笆。在那花園裏面，月光底下，站着牧師底影子，穿着他長的綠色外袍，帶着他白色棉花夜帽。他在弄平這地面用鋤底背。忽然牧師回去了，好似有人覺察他，而乾·拉生怕起來，急忙溜下來跑回到家裏。

雖然我想這是奇怪的，牧師在夜晚這時候是應該到花園去的，我仍不能尋出什麼健全的證據對於懷疑的歸罪殺人。結果我通告馬丁·勃魯用一個嚴厲的警告，不只收回他底誣告，還要消滅這個流言由他登報聲明。對於這個警戒勃魯僅僅地說：「除非及到我知道這牧師那夜那時在花園中做些什麼。」

「在那時候，」我警告他，「這或太晚；你擲你底榮耀與福利在危險的孤注上。」

「我有負於兄弟太多，」他接着說：「我希望我正直的法官要不拒絕我這個幫助而維護法律。」

如此要求我不能不理，於是我着力考查勃魯的證據。我急忙預備些緊要的東西，於是同勃魯和三個證人驅車上凡爾培。我底心非常滯重，苦痛的壓迫着，不是怕我將在牧師宅底花園中尋出逃避了的尼爾來，是我想到牧師和我底未婚妻要如此的被吵擾同損失威嚴。我一邊走一邊想，如何我可以治無罪者的詆毀人以重刑。呵，你慈悲的天父，對我的打擊是如何重大！

我預算，當我一到，先叫牧師到一邊預告他，如此給他一個鎮靜他自己的機會。但馬丁預料

我，因此，當我驅車進牧師宅，他就騎着他底馬跑過我傍邊，衝到門口，這樣，當牧師開了門，他就叫起來：

『人們都說你殺了我底兄弟，將屍葬在花園內。現在這法官同我來搜查他。』

這種粗暴的話非常擾亂了牧師，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在我未跳下車子以前，於是我急忙跑上，執着他底手，說：

『現在你總聽到這種謠言，而且沒有文飾的。我很抱歉，我以法官底地位被限制着做這人底命令。但你自己的榮譽要求真理，弄得光明，而使毀謗者底口子封閉。』

『這實在爲難，』可維司牧師答：『一個人在我底地位中要證明這一種可惡的控訴是假的……進來倘你願意，我底花園同我底家都向你們公開着。』

我們經過房子走進花園後面。於是我底未婚妻遇見我們，但當她看見勃魯在我後面，她怕的顫抖了，她底眼懇求地望着我。

『不要怕，我親愛的，』我急忙輕輕地向她說：『進到房裏去，不要怕，你底敵人是魯妄地衝到

他底荒坵了。」

馬丁·勃魯領着路到向東的籬笆邊。我同證人等跟着他，於是牧師同他底用人們來了，用人們是牧師自己命令他們帶了鋤來。這原告靜靜地站着一息，向四邊看看等到我們走近他；於是他指着一塊地方說：

「那裏看起來好像被掘過不久的。讓我們在這裏開始。」

「掘罷，那麼，」牧師忿怒地命令。

他底用人們動手用鋤，但幾分鐘以後，勃魯，他看着他們進行顯然不耐煩地，從他們中一人手裏奪去了鋤接着可怕的用力地掘。當他們掘了約一尺深，到一層非常硬的，這很顯明牠並沒有最近被搗亂過的——或者幾年來也沒有。

我們個個——一個例外——是非常愉悅，尤其是牧師。他開始對原告者勝利了，譏笑的辱罵他——「呀，你這毀謗的人，你尋出些甚麼呢？」

勃魯並不給他半句回答，他思考地站着一息，於是，轉向乾·拉生問道：「乾，那夜你看見牧師

在甚麼地方掘的呢？」

乾是一直站着，拌着兩手看他們掘，經這一問，他向上一看。他轉動他底眼睛慢慢地狐疑的繞了花園，最後，指着一角，離我們約二三尋的那處。

「我想牠是在那裏。」他說。

「甚麼事，乾？」牧師稍稍粗暴地問，「你甚麼時候看見過我掘呢？」

沒有關心這個阻止，馬丁·勃魯招我們個個到那指出的一角。他拂了一些黃萎的菜梗、樹枝，同別的廢物，叫掘者立刻開始。

我靜靜地站在傍邊，非常滿足這事情有些渺茫，同我岳父談論將治控告者以造謠的罪和懲罰推波助瀾的人，這時掘者的一個忽高聲叫道——「耶穌基督！」

我們立刻去看他們。帽的頂子已經發現，而他們個個是驚怕地凝視着。

「我想我們將發現，甚麼我們所要找尋的，恰在這裏了。」勃魯說，「我很知道那頂帽是尼爾底。」

我底血在我底脈管中凝固了，我看見我生命底全個構造碎破在地上了。

「掘，掘！」這可怕的爲被殺者報仇的咆哮，他加倍地用力。

我望着我岳父；他臉色青白如死而發抖，但他兩眼睜開注視着這種蠱惑之事在那可怕的地方。

第二個呼喊！他們已經發現一隻手從泥土裏伸出來。

「看，」勃魯叫道，「他是走上到我們前面來了。等一下，尼爾兄弟，你底冤不久即將伸雪了。」現在這全個身體被掘出來，證實這是不見了的尼爾，無疑的。臉孔是幾乎還可認識——肉已經開始腐爛了，鼻子已碎而壓平；但衣服，特別是小衫縫着尼爾底名字的，被其餘用人立刻證明其是的了。在左耳上他們甚至尋到鉛的耳環，這是尼爾帶着有幾年了。

「現在，你上帝的僕人，」馬丁叫道——「來，放你底手在死者上面倘若你敢否認你底罪惡！」

牧師深深地嘆息了一聲，默然地仰求於天父。「萬能的上帝呀！」他說：「你是我底證人，對於這事我是無罪的。打他呢，我實在是做過的，並且現在我很痛悔。但我只有打他，誰葬這屍在這裏，只

有你知道的清楚。」

「乾·拉生也知道，」勃魯尖利地插入說：「或者此外我們也還有知道的，法官老爺，」——

他轉頭向我——「無疑地你將盤問這班用人，但我請求你先將這口蜜腹劍的人鎖鑊起來。」

唉，你慈悲的上帝！我不再敢猶豫了；證據太顯著了。但我已深陷入恐懼與厭憎之域。我打算對牧師說他將被捕，而他自己先開口了。他非常青白，發抖的像一片白楊樹葉。「表面上罪在我底，」他承認道，「但實際這是魔鬼做的。我知道只有頭上一人他願做證人證明我無罪。來，法官先生，鐵窗鐵鏈我決計等着上帝底安排，我是不幸的罪人了。安慰我底女兒！記住她是你訂婚的妻子。」

他還沒有說完他底話，我們就聽到我們後面有一聲呼喊接着就跌倒。我們很快地回轉頭，我看見是我底未婚妻昏倒俯伏在地上了。假如上帝允許，我情願臥倒在她傍邊，而我們兩者就永願再醒回來了！我扶起她，扶在我底臂上，以爲她已死了；但她父親從我底手中拉她去，帶她到房內。同時我被叫去檢閱死者底頭部傷痕，這傷痕雖不深，腦殼已碎了，而且顯係爲鋤或其他粗笨的兵器所傷。

以後我們就走進牧師宅。我底未婚妻已經蘇醒過來，當她一見我就衝到我面前。兩臂環抱我底頸，竭誠地哀求我設法救她父親從將加治於他的大罪中。以後她懇求我，爲我們神聖愛情的緣故，允許她同她父親一同到監獄，我允許了。我自己伴着他們到格蘭那底獄中，我底心在怎樣一個境地中，上帝一人知道。當我們抑鬱的驅車前進時，我們中沒有一人說一句話而且我和他們分別的時候心幾乎爆裂了。

尼爾·勃魯的屍體被放在乾·拉生爲他預備的棺中，明天將鄭重地舉葬於凡爾培公墓中。也在明天，第一次的兩證人要到堂了……上帝幫助我底懦弱勇敢起來罷！

我真愚蠢，如此急切地爭得地方法官之職！早知如此我決不幹了！做法官實在是一件悽慘的事。我情願和一位陪審官交換一個位子。

當今晨這位上帝底僕人被帶到法庭時，他兩手縛着，兩足上了鏈，我記起我主在巡撫彼拉多審判座前，我彷彿分明地聽到我愛人底聲音——唉，她在格蘭那病了——輕輕對我說：「這義人



的事你一點不可管。」

莫非她父親對上帝是如此一個人，但眼前我不能尋出些微的他底清白的能有……乾·拉生，寡婦，同她女兒伊兒沙是最初的證人。他們賭咒的斷言這全部經過，他們以前所告訴我的，幾乎一字一字既沒有減少，也沒有加增。此外，三個新的證人到堂，蘇倫·可維司底兩個男用人同一擠牛乳女工。兩個男用人說，那殺人的一天午後，他們正坐在用人的房內，通過開着的窗，他們清楚地聽到牧師同尼爾底聲音忿怒地爭辯起來，如此他們又聽到牧師叫喊：「你這狗頭，你要死在我腳底下了。」他們底所說，於是又和寡婦與她女兒一致了。他們又說，很早以前也有兩次，他們聽到牧師辱罵與虐待尼爾，而且當牧師發怒時，他並不想手裏拿來了甚麼武器而使用着，所以有一次他曾用木槌打一個用人。

女工更作證，在乾·拉生看見牧師在花園中的同一夜，她也睡不着，她醒睡時聽到從廳堂通花園的門底樞鍵有響聲，她從牀上跳起來走到窗口望望甚麼事，看見牧師穿着長袍戴着夜帽站在花園中。她看不見他在那裏做些甚麼，但約一點鐘以後她聽到花園門纔重新關好。

當我聽了這些證人底話，我問被告是否他要有甚麼話辯白，或者他就寫認罪書。他放他底手在胸前，嚴肅地說：『我說實在話，上帝幫助我，我用彼之聖言發誓，除我已經懺悔以外不再知道甚麼了。我用鋤擊他一下，他跌倒，他又自己跳起，逃出花園之外，以後發生了甚麼，還是誰將他底屍身偷埋在我底花園中，我一些不知道。對於乾·拉生同我女工底證據他們看見我那夜在花園內，我只能這樣說，或者他們造謊，或者他們見鬼……但我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世上將無一人爲我辯白矣，倘我天父寧願沈靜，則我明知我將完了，我當俯首於彼之不可思議的意旨之前。』當他說完，他喟然長嘆一聲，垂下頭到他胸前。

傍聽席上有許多人不能自制他們底眼淚，他們互相耳語，他們底牧師或者是一位無罪的人，但這僅僅是被他激發起來的情感與同情底自然結果。我自己底心，也爲這無辜者爭辯，但裁判的理由不能爲良心底告白與商量所推翻；既無愛又無憎，既無尊敬又無蔑視，無得亦無失，如一粒沙亦能稱出多少重量來的準確的天平。我自己熟思，判決是不由我說別的，除非就說原告殺了尼爾·勃魯，雖則還沒有仔細斟酌或計算。在未殺人以前有幾次他對尼爾在我看來也並沒有顯

示他舉動仔細的證據；因他個性生成暴躁，雖以前他自己從不知道他是如此。殺人之事無疑的是熱情之罪；但被告現在堅執的否認，是因爲自衛的天性，希望恢復他底名譽。

馬丁·勃魯（以前是一個貪心的野蠻者，醜惡十足的，現在卻更壞從殺了他底兄弟）開口說，意思要我對這固執的犯人用刑，但我立刻不准他說。上帝禁止，放一位如此可敬的人在拷問臺上！對於這一切有甚麼意思呢，不過給肉體一種苦痛；他耐得住這種慘刑，或他耐不住，兩者都要亂說的，至於曲打成招是永沒有價值的。是，比較寧可依賴這個——我拋棄了我底官職同義務，那真對我非常煩厭的了。

唉，我可憐的曼多，我最親愛的，我在這世上已失了她，但我用我整個的心愛她。

我又經過了傷心的一幕。當我坐着心裏重想這件可怕的案子，想找些端倪出來的時候，門忽然開了，牧師底女兒——我難敢叫她是未婚妻，她將做不成我底妻了——衝進來。跪倒我腳下，抱了我底兩膝。我扶起她抱在臂中，但是許久我們兩人只流淚說不出話。我壓制了一下我底感情，對

她說：『我知道你爲甚麼來，親愛的——你要求我救護你底父親。唉，上帝憐憫我們不幸的凡人，我無能爲了……告訴我，親愛的孩子，卽你，你自己，相信你父親是無罪的麼？』

她按她底手在她底心上，說：『我一些不知道，』說着又更苦痛地哭泣起來。『的確的，他沒有埋過尼爾在花園中，』她走前去，她又想起了甚麼，『但我想這人被我父親打了一下之後他就死在樹林外邊——唉，一定如此的。』

『我親愛的女孩，』我說，『乾·拉生同女工兩人在那夜都看見你父親在花園裏。』  
她慢慢地搖頭，『或者甚麼魔鬼蒙了他們底眼睛了。』

『主耶穌禁止，他對基督教徒們有如此的力量。』我答。

她於是又哭，但一忽以後，她說：『告訴我，我訂婚的夫丈，明白告訴我，倘若上帝不會遠見及此，你將怎樣判決？』她畏懼的看住我，她兩脣顫動了。

『說不定，其餘的法官都比我嚴厲，』我回答她，『我要立刻掉換我的位子——是，我願意永久解除了我底職。但是，你要求我答覆，我不敢隱瞞你，上帝與國王兩者底法律，最中肯的一句都是』

殺人者死。」

這樣曼多絕望地跪倒了，但一息她又站起來。她退後了幾步，又向前對我，叫起來，好像瘋狂似的，「你要殺我底父親嗎？你要殺你底未婚妻嗎？」她拿起她底手到我眼睛，「你看見這戒指嗎？」她問我。「你還記得當你放這個在我手上的時候，不幸的父親所說的是甚麼話嗎？」我將我底使女放在你懷中，——但你——你刺穿我底胸。」

慈悲的上帝，她說的每一句都刺穿我自己底胸了。「最親愛的孩子，」我悲嘆道，「不要如此說罷，你用赤熱的火鉗刺碎我心了。你要我怎麼辦呢？你要我釋放一個被上帝與人類底法律定了罪的人麼？」

她沈寂一息，失了思想，我繼續說：「我只有一件事可做，而且倘若這是錯的，我懇求上帝不要將這歸罪於我。聽，親愛的孩子。倘若這個判決斷定了，那我們兩人知道你父親底生命要消失了。除出飛以外沒有別的方法避免。假使你能够想出什麼逃避的計策，我決計閉着眼睛不響……此外，我還願無論怎樣的幫忙你。你看，當你父親一入監獄，我就有信給你在哥本哈根的哥哥，我們幾天

之內可以望他到了，同時用你底計謀買倒獄吏；倘若你要錢，所有我底就是你底。」

當我如此說了，她底臉上浮上希望之火，她把她底兩臂環抱我頸，叫起來：「上帝報答你這個忠告！只要我哥哥近幾天會到，我們就能成功了。」她停止了，靜默一息。「但我們到那裏去呢？」她問，「而且假如我們找到避難所在偏僻的異鄉，那我將永遠再見不到你了。」

她非常悲哀地如此說，我心幾乎爆裂了。「最親愛的孩子，」我安慰她，「我會找尋到你那裏來的，隨便你走的怎樣遠都沒有關係。倘若我們底急計對於我們底維持生活不適宜，那我就拿出手來爲我們大家做工，牠們曾經捻過斧頭和樹在先，現在牠們可再做的。」

這樣她很快樂，對我吻了好多次。於是我們一同禱告，上帝對於我們底計劃有遠見，當她離別我時她被希望所浮動。

我也希望我們能想出甚麼方法來。但曼多去了不久，我底精神被萬慮所攻擊，一切困難在那時看起來毫無妨礙，現在卻如崇山峻嶺簡直不是我底弱手所能攀援而過的。不在這苦痛與黑暗之外，祇有上帝他能使黑夜放光如白晝而領導我們！

馬丁·勃魯今晨在這裏，而且帶了兩位新證人同一種空氣，那是預告對我們有些不利的。他有硬如火石的心而且充滿毒汁的。新證人明天到堂，我很沮喪的如同他們作證反對我自己一樣。願上帝賜我以力。

一切都過去了！他樣樣都招認了！

法庭開審，犯人被帶到前面來，聽新的證人底證據。他們證說：那是在現在聞名的犯罪後的第二天底那一夜，他們向通牧師宅底花園和樹林中間的那條路沿着走去，他們看見一個人突然從樹林裏出現，背上馱着一大袋，很快地跑進花園，不見在籬笆後面了。這人底臉孔完全被袋遮掉，但是月光滿照在他背上，而他們分明地看見他是穿着綠色長袍，戴着白色夜帽。

第一個證人講完他底證據後一忽，這牧師底臉孔如死灰一般慘白了，非常困難的，他訥訥的低聲，『我病了』，給他一把椅他昏沈地坐着，勃魯轉頭向眼見者說：『那幫助牧師底記憶，不是麼？』

牧師既不會聽這種諷譏，也不理牠。他對我招手，當我跑到他前面，他說：『讓我回到監獄中去。我要對你說。』就照他底請求做了。

我們驅車向格蘭那，牧師伴着獄吏同書記，我獨自的。當我們開門進獄，裏面站着我底未婚妻在整理她父親底牀。牀底一端底椅上掛着那件搬弄是非的綠長袍。當她看見我們都走進去，她發出快樂的叫喊，她以為她底父親自由了，我是去釋放他的。她丟了棉被，衝到她父親前面，把她底兩臂環抱着他底頸。這位老人哭了，他底眼為淚珠所盲罩。他簡直沒有心告訴她方纔在法院所發生的甚麼，只差她到鎮上去做別的事。

在她離我們之前，她跑到我前面，拿我底手壓在她底心上，輕輕的問：『你有好消息麼？』隱藏我自己底苦惱，我吻了她底額上，僅說：『最親愛的，過一刻你就知道一切了。我不能告訴或者所發生的是很很重大的事或者不是。現在你去，做事去，是你父親所吩咐的。』

唉！怎樣的改變了，當那時這個無辜的孩子居住着在這歡樂的牧師宅中，自由而愉快的，比起可怕的現在來在這灰暗的獄中。



「請坐，我底朋友，」牧師對我說，一面他自己坐在牀邊，兩手交疊在膝上，眼注視地板上好像失了知覺。終究他自己振作起來，眼釘住在我身上。我屏息地等待着好像我要聽的是我自己底判決——實在，當時是這種心理。

「我是一個大罪人，」終究他說了，「大到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上帝一人知道，我的確信服他來責罰我在這世界上，如此我此後可以接受無限的永遠的祝福。讚美與榮耀歸於上帝！」這樣他似更鎮靜而有力，他接着這樣說：

「從我最早的童年起，遠遠回憶到我能記牢為止，我就有爭鬧的天性，驕傲而急性的，不能容忍對方，常常要去相打。但我很少記着宿怒，也不抱怨於人。當我還祇是半成人的時候我底難制的感情就使我時常感受苦痛，甚至現在，我一起不能心無苦痛。我們底守門狗，一隻溫和的動物，牠從沒有傷害別的生物過，吃掉我底點心，那是我放在椅上一息的。我立刻發怒重重的用我木鞋踢牠，次日早晨牠死在可怕的極痛中。那次不過是一隻不會講話的畜生牠做了我感情的犧牲品，但給了我一個警告以後不要苛刻對人。幾年之後，舊性復發，那時我是在來比錫大學的學生，我和一

位高年級生相打，辱罵他，給他胸部一拳幾乎打死他。如此你看，我有這幾年所該受的現在我受到了，但現在我底責罰是十倍地臨頭了：一位老人，牧師而兼和平的先驅，還是——一位神父，呵，慈悲的上帝，那是一切中最深的創傷！他兩腳跳起來，絞扭他底手使我能聽見關節的軋軋聲。我想說幾句話安慰他，但找不出一字來。

等他自己重新制止一下，他又坐下，繼續說：「對你，以前是朋友，現在是法官，我自認我底罪我不再狐疑了，但這個我仍不十分明瞭。」

我奇怪地望着他，疑惑他不知甚麼用意，因我自己已預備他光明磊落的招認。

「我要你給我很注意關於我所要敘述的，」他繼續說：「試試看來了解我。我已經預備好供認一切我所知道的：我用鋤打尼爾——還是用鋒口還是用平邊我記不清楚——於是他跌倒，跳起來，跑出去到樹林中。其餘，唉！已經由四位證人說過了：那孩子死在樹林中，於是我找着他底屍體，第二夜葬牠在花園中。雖則一切我自己一點不知道，我卻強迫當作真實去接受，你將聽我底理由。」三四次在我一生的早年，我嘗夢中走路。最後的一次我知道做這事大約九年或十年之前；

這是在我爲一個猝然暴病而死的人舉行喪事禮拜之前的一夜。我清楚地記牢……我記得我窮於適宜的處置，當我想到一位希臘哲學家底話：「在他未死以前不能說他快樂。」但用於異教徒的題目對於基督徒是永遠用不着的，但我的確我能找出同樣的觀念在聖經裏面底隨便甚麼地方。我努力尋求，但沒有成功，到我從別的事上做疲倦了，我脫掉衣服就寢，我一忽就睡熟。第二天早晨我去翻聖經想尋一相當的題目摘記我底講稿，我驚惶地看見，在案頭，一片紙上有這樣的話：「不能說他快樂未到他底年壽過去。」大而清楚的寫着。但不只這一切，此外還有喪葬的規條，雖則簡單但結構很好的——一切都是我底親筆。房內沒有一個人。門向裏閉着，因爲鎖壞脫很容易跳開。沒有一個人從窗口進來，因天氣冷到連窗扉都緊凍。我結構好而且寫着這全部的事情在我底睡夢中。

「還不是惟一的這類的比喻。實在的幾個月以前我這樣做過，我熟睡着，走進教堂拿來一條手巾我清楚記得留在聖餐桌後面底我底椅上。

「而現在，我底朋友，我必須將一切對你說明。當第一個證人今天早晨在法庭中所說的證據，

我忽然記起這些早先夢中走路的事，我也記起別一件經過，到那時，已完全脫溜出我心的：打過尼爾以後當我第二天醒轉來我尋我底綠長袍，那是時常掛在我牀邊的椅背上的，卻落在地板上：我難制的感情底不幸的犧牲者一定倒死在樹林中了，而我必須去尋他，帶他到我底花園裏，葬了他——一切都在我底夢中。是的，上帝憐憫我，那確是如此。」

他停止說了，藏他面孔在兩手中。至於我，我是完全驚惶而疑感的。我從開始就相信那殺死的人是死在他被擊的那地方，這位牧師就急忙用泥土蓋了他——雖則他怎麼能做，在這青天白日之下要沒有人看見，在我想來真是奇怪——以後他深深地葬牠在花園中。現在這最後的證人恰說他們看見這牧師背着一隻袋從樹林裏出來。這打擊我至矣盡矣，我立刻發現出那他們底證據和我最早關於此案的所說要衝突，而這人的無罪如此可被證實。但此刻，一切的事統統湊合攏來都非常之巧，他底罪案是在狐疑的影子之前成立了。只有這奇怪的疑案是他夢中走路致造成此禍，繼續煩惱我。他承認殺人是確定了，但這是無關重要的，無論是由醒時做出來的或由夢中做出來的，各成其半的罪惡，使我煩悶地想着。這牧師底全部行爲，他底在法庭的證據，穿過真理的

金印是爲了真理的緣故他放棄他生命底最後希望。或者他仍希望保留某種光榮的餘賸；或者，反之，他是老實地告訴事實。這種夢中走路的話是沒人知道的，也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外，一個人像打死的尼爾這樣會跑的……

這牧師急躁地走來走去，於是站在我底前面。「你現在已經聽了我全部的招認，」他說：「我知道你底兩脣將逼着宣布我的判決而定罪我，但告訴我，你底心怎麼說？」

「我底心，」我回答：雖則我可憐的幾乎說不出，「我底心爲你祝福，且將停止答責在這時候能救你出來從羞恥與可怕的死中。」我們最後的慰藉——飛走——我不敢再引伸。

「你不能救我，」他急促地說：「我底生命要消失了，死期到了，我將做榜樣如同可怕的警告對於後起的人們……但允許我你不要拋棄我可憐的女兒……我希望，唯一的，她與你結婚。」說到這裏眼淚湧上他底眼睛，但他制止他底感情，繼續說：「這個希望我自己破壞了，因爲你不能同一個罪人底女兒結婚！但答應我你願保護她如同繼父。」

我悲哀地將手給他。

「我想你最近還沒有聽到我兒子底消息？」牧師繼續說：「當我們兩人都回復到靜寂時，我希望他還不知道這件不幸的事到這事完全過去以後，因為我不想我能忍得住見他。」他掩他底臉在兩手中，轉過去靠他底額在牆上，像孩子般哭泣了。過了許久他纔能說話。

「現在，我底朋友，離開我——讓我們彼此不再見面及到我們在尊嚴的法庭上再遇見。如此——給我一個最後的你底友誼的紀念——讓我底判決早些宣布，倘若明天能够更好，因為我實在羨慕死。我希望因基督底恩惠與無窮的慈悲這將表示更快樂的生命的開始，比現在這一個苦痛與可怕的長夜。別了，我底和善而同情的法官，讓我明天被帶到你底前面。立刻請我底朋友乾司牧師在亞爾沙的到這裏來，因為我要他為我做最後的聖禮。別了，上帝祝福你，保護你。」他避開他臉孔，但對我伸出手來，我走出監獄，不知道自己做些甚麼。

我本想騎馬回家，不對他女兒告別，假如她沒有等待我在監獄之牆外。她一定在我底臉上看  
出死刑的判決來，因為她臉色青白了，捉住我底臂。她懇求地瞧着我，好像爲了她自己底性命，但不  
能請求——或者不敢。

「快快——去看護你底父親！」我只有這一句話。我騎上馬，而且到了家在我知覺以前。明天，  
唉……

判決宣布了，這罪人聽着比法官的態度更堅忍而鎮靜的。法庭中的個個，除出他底硬心的仇人之外，對於他底定罪都表示極深的憐惻，他們有許多互相耳語，這是一個強暴的判決。是的，實在強暴的，因為牠遞奪了一個人底生命同三個人底的永遠的心裏的快樂與平安。願慈悲的上帝審判我更寬仁比我，可憐的罪人，敢審判我同類的人。

今天早晨她在這裏而且見我病在牀上。再沒有甚麼希望了。他拒絕逃獄。

樣樣都布置好。獄吏已經買通。一位漁夫，她母親底外甥，答應遷運他們到瑞典去，將他捕魚小船預備好；但這位痛悔的犯人勸不服。他不願從正義的劍中逃出去，因他堅執地信服經過他自己的死同他救世主底，此後他將得救了……她離開我同她來時一樣不快樂，但是沒有一句惡言。上

帝幫助她，可憐的孩子，經過這樣的風波，她將怎樣活下去呢！我睡在這裏，身心交病了，不能安慰她，幫助她……她底哥哥還沒有到。

別了，我心坎中的新娘！別了，在這可怕的世界中，我們到天國中再見罷……不久了，因我對於生命非常厭倦，預備死了。我願意在他——苛刻的責任強迫我送他到遠處的人之前，越過這國境。

「永別了，我底愛人，」她對我說。「我離開你毫無苦痛，我知道你所做的僅是你苛刻的責任；但永別了，因為我們兩人永不能再見了。」她對我做了十字，她走了。

慈悲的上帝，她到那裏去？她預備怎樣呢？她底哥哥還不會到——而明天——在拉佛底小山上……（註一）

（安力克·蘇蘭珊法官底日記到這裏突然停止了。關於這件可怕的悲劇底注解與說明，我們可以借用亞爾沙教區牧師的敘述，他是悲傷的蘇倫·可維司底鄰舍同朋友，那接續在下面。）



## 二 亞爾沙牧師的敘述

在我做牧師之職的第十七年，我底鄰區發生一件變故，那是使人人充滿着驚惶與恐怖，使教士們反映着羞恥與侮辱的。凡爾培的牧師，可尊敬的蘇倫·可維司，在忿怒的時候殺了他底馬夫，在夜裏葬他在他底花園中。他被捕而受審判，以後他聽了幾位證人底證說之後，招認這可怕的罪惡了，於是他被判決斬首。這個執行是在亞爾沙草原上，當場有幾千觀衆。

這罪人，我以前是他底精神的規友，要求我到監獄去看他給他宗教的慰安，我能實在地說，我從沒做過這最後的聖禮對一位更後悔的忠實教徒。他深深地懺悔，硬着他底心且如一個暴怒的孩子，對於這個上帝深深地謙卑他，用羞恥蒙着他，用愁苦屈就他，那他可以爲基督所再提攜。他維持着他底鎮靜一直到最後一刻，站在刑臺之上，對聚集擁來的羣衆說了幾句非常有力而動心的話，這個他在禁錮中已預備好的。他底說法是忿怒的，可怕的結束，充滿着動情的提及他自己同這次罪惡，他底忿怒帶他到這樣。他底題目是採取舊約中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六節，『耶和華在怒

氣的憤恨中藐視君王和祭司。」在他底動情的講道的結束中，他解開衣服，縛住他底眼睛，拌着手跪下去，當我這樣說——「實在我對你說今天你要同我一道在天國裏，」刀砍下去，他底頭就從他身上滾下了。

他一想到他留下底兩個孩子，這種死法是使他更苦痛。大的一個是兒子，處決的時候是不在，那天傍晚他到了，可是他父親已處極刑。這女兒——她，更悲慘的痛心她自己同愛人，已同判決他的法官訂婚——在她對父親說了永訣以後，我帶她回家，她痛不欲生。當我盡過我一生最苦痛的義務之後回家，我覺察她非常嚴肅，急忙的預備她父親底屍衣——因為允許他葬在聖地，只要他底出喪是祕密而靜靜的。她不再哭了，也不說甚麼話。我也靜默的，因為甚麼，實在的，是我對她說的，我就是我自己也俯首於憂愁與惡耗。

我回家後約一點鐘，我底馬車載了屍體來，一息以後，一位青年騎着馬衝到我底天井。這是他底兒子，我們以為他在哥本哈根，誰知他一向就在倫特。他撲他身子在他父親底屍體上，以後又倒在他妹妹底兩臂中；兄妹兩人互相擁抱了許久，但他們沒有一個能說出一句話。

下午墓就掘深，在亞爾沙教堂底門傍，在半夜，就葬下這最後的肉體，曾是凡爾培牧師的遺骸。一塊石碑同一簡單的十字架，那是我早先爲我自己預備着的，做這墓的標誌，使每個做禮拜的人，想想人類底罪惡與最後的拯救，靠託基督十字架底功勞。（註二）

第二天早晨，兄妹兩人都不見了，以後也沒有人能找到他們底蹤跡。只有上帝知道他們隱匿在甚麼偏僻的地方，離開這世界。

這位法官繼續病了，而且不希望活下。我也爲憂愁與苦楚所傷痛，而且我感覺到我們在一塊死是最大的快樂。我們是在上帝底手中，願他給我們由他底智慧與慈悲的治理。

主呀，你底意旨是如何令人莫測呀！

在我做牧師之職的第三十八年，恰恰是我底兄弟牧師，凡爾培的尊敬的蘇倫·可維司殺了

他底一個用人而被判決斬首了後的二十一年，忽然有一個乞丐走到我底門前。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灰色的頭髮，走路要用拐杖。那時沒有一個女用人在家，於是我自己到廚房拿一隻麵包給

他，當他嚼着他底麵包時，我問他從何處來。他嘆息一聲，答：『不從何處來。』

我於是問他底姓名。他小心地向四圍看看，說：『他們常常叫我尼爾·勃魯的。』

我覺得毛骨悚然，對他說：『那是一個醜名字；約二十年以前這裏有一個被殺的人是這樣的名字。』

他更深深地嘆息了一聲，怨恨說：『那時我應該死了；從我離開這國家，我一直都是惡劣地過去。』

我頭髮根根倒豎起來，可怕的震顫着；看起來我倒有些認識他，仔細一看，站在我前面的好像是馬丁·勃魯底活着的影像，他是我在三年前葬他了。我向後驚動，做了十字，因為我想這一定是魔鬼。

來客卻自己重重地坐在火爐邊，說：『可憐可憐，牧師，我聽到我兄弟馬丁是死了。我回到英伏斯忒拉帕農場，但新的主人不認識我將我趕出來……我底老主人，凡爾培牧師，現在還健在麼？』

如此我忽然醒悟，我明白了這悲哀的事件底全部意思；但我被如此沈重地一擊，我一時呆若

木雞了。

「啊呀，」他一邊說，一邊吞嚙地吃麵包，「這都是馬丁底罪過。也有甚麼禍水落到老牧師底頭上麼？」

「尼爾，尼爾，」我喊叫起來，非常恐懼而厭憎的，「在你良心上有流血的罪。照你底報告一位無辜的人底生命是喪失在劊子手底手中了。」

這乞丐向後驚退，他幾乎跌在火內；麵包從他底手中落下，他底拐杖拉拉的敲在地板上。「上帝恕你，馬丁，」他呻吟的，「上帝恕你和我，但這無關我事……告訴你，」他懇求地注視我，「這不是真確的麼？你不過要嚇我一嚇。我是從很遠的漢堡底那邊到這裏，路裏沒有聽見一句話說起。沒有人知道我，除出你，牧師，但當我走過凡爾培我問是否這牧師還活着，他們說「是的。」」

「那是新牧師，」我告訴他，「不是那個你和你底不良的兄弟所害死的人。」

這樣，這可憐的人就緊捻他底拳，呻吟，嘆息，顯然忠誠地，我能清楚看出他是一個魔鬼手中底盲目機器。甚至他喚起我底憐憫，我叫他走進我底工作室，我對他說了幾句安慰話，使他非常沈着

的，於是告訴我，斷斷續續地，他們底兇惡的陰謀底全部故事。

他底兄弟馬丁——一個皮力安人——非常地恨凡爾培的蘇倫·可維司牧師，從牧師拒逐他同他女兒結婚的那一天起。此後這牧師回了他底馬夫，馬丁告訴他底兄弟尼爾去找這個位置。「現在你留心些，」他告訴尼爾，「機會來了，我們對這混蛋弄一點詭計，你不會折本。」尼爾天性粗暴與頑梗，就被馬丁所煽動，不久就和他底主人爭鬧，第一回牧師打他一下他就急忙跑到英伏斯忒拉帕告訴他兄弟。

「讓他再打你一次，」馬丁說，「他就要上當了。倘若他果然做，你立刻跑到這裏來告訴我。」此後不久，尼爾就在花園中同這牧師爭鬧了，當牧師用鋤柄打他一擊，他跌倒，他就跑到英伏斯忒拉帕一些不遲疑。兄弟兩人在農場屋外遇到，尼爾告訴馬丁方纔在牧師宅花園中所發生的。「也有人看見你跑到這裏的麼？」馬丁問他。尼爾說沒有。「那麼，」馬丁說：「我們要和牧師鬧一場，這兩星期他總不能舒服了。」

馬丁就帶尼爾經過小路到農房，藏他在那裏一直到夜。當個個人都睡着了，兄弟們偷偷地出

來到草地的一角，那裏兩天前，他們葬着一個年輕死屍，年紀、長短、容貌，都和尼爾相似。（他是在英伏斯忒拉帕做工的，自己吊死在房間內，有些人說爲了勃魯的暴虐；有些人說是爲了一件失戀的事。）這個屍體兄弟兩人掘出他來，不管尼爾底意思，帶回到農房來那是就近的。於是尼爾被逼着脫了衣服，給死屍穿上，一件一件的，甚至尼爾底耳環也給死屍換上。這樣好了，馬丁用很重的鋤在死屍的臉上敲一下，額上敲一下。又將屍體裝在袋中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於是把牠背到樹林中恰在凡爾培牧師宅外面。

再三，尼爾對我說，他問他兄弟要這樣胡鬧做甚麼，但馬丁總是答：「這不關你事；你離開，一切都在我。」現在他們在樹林中，馬丁向他說，「跑進去給我偷一件牧師底長袍來——尋尋看，長的綠袍子我看見他早晨出去穿着的。」

「我不敢，」尼爾答，「他底衣服都是掛在寢室裏面。」

「那麼我去，」馬丁說，「沒有你我也會做。現在你立刻滾開去，永不要再露你底臉孔在這裏。」他從衣袋內取出一只包。「這包裏面有一百元錢；那可以使你過活及到你到了南方——但

要牢記——很遠的離開——到沒有人知道你認識你的地方。換了一個名字，永遠不要再回到丹麥的國土裏來。夜裏走，日裏躲在森林裏。這裏是一個包，裝滿食物，够得你走出這王國……不要再回來，倘若你要你底活命。」

尼爾照老例聽從他底兄弟的話，依他所告訴的做，兄弟分別了，此後兩人就沒有再見面。尼爾在異鄉飽受了痛苦。在德國他入了軍隊當兵，經過了幾次戰役，他身體衰弱了。貧窮、虛弱、悲哀，他決計在他未死以前回到故鄉來，同許多的艱難辛苦奮鬥了以後，他總算找到歸來之路到了鄰近。

總而言之，這故事，不幸的惡漢告訴我，我用力的接受這實情。如此他對我發表，那我底不幸的兄弟牧師，已經當一個犧牲，陷入他永久的仇人底不顯著的窮兇極惡中，法官與證人的欺詐中，與他自己的明知故犯的自騙中了。實在，是他自己甚麼人竟敢坐在法庭上審判他底同寮——那個敢對他底兄弟說，「你應受死罪！」不要審判別人，別人也不審判你。復仇在我，我要為你報仇，我主說的。祇有上帝他能主宰生死。願上帝為你苦痛的殉道，報你以永生的禮物！

我不感覺佩服加於這創傷的痛悔的罪人的法律，這最少對於法官，安力克·蘇蘭珊，仍舊活



着，這將兇暴地使他知道他底大錯特錯，在他離開這世界之前只有一個人在那裏一切事被洩露着的。此外，我用力給這位回頭的浪子以宗教的安慰，而且勸勉他對人人去神聖的發表了他底真姓名，真事實，關於凡爾培的罪惡。如此我允許庇護他，照料我兄弟底家，他是遠離這裏住着的。

第二天是星期日，當我從我安閒的教區回家晚上遲一些，我覺察我底乞丐已走了，在次日的黃昏之前這個故事已經連四近都知道了。爲他不安的良心所驅使，他急忙跑上羅司末在法官同他一切的親戚之前發表他底真姓名是尼爾·勃魯。這法官是非常深切地感動，如此他受了一個打擊過一星期就死了。在星期二的早晨他們發現出尼爾·勃魯死在亞爾沙教堂底門外，橫臥在聖蘇倫·可維司底墓上。

(註一)這小山在亞爾沙草原上，恰恰在格爾那外面，那裏是蘇倫·可維司牧師被殺的地方，現在仍叫拉佛小山。

(註二)這個標誌至今仍在亞爾沙墳地。

亞伏洛姆契·奈丁甘爾哥德士密特(M. A. Goldschmidt)作

金橋譯

M·A·

這是關於一個可憐的老猶太人的故事，他爲了愛情而上吊，但被解救下來，可是他又決定再上吊。

要詳細的告訴這個故事，那麼在開始先要說幾句關於力塞·蘇司的話。

還記得力塞·蘇司的人們大概並不多罷，一半因爲他死了有許多年，一半因爲蘇司這個姓並不是人人都知道。他本名拉柴魯司，這同力塞一樣。蘇司這個姓呢，既不是祖傳的，也不是偶得的；因爲牠底意思是馬，而他是無意識的被人叫做愚蠢。在猶太會堂內，因爲他虔誠得人信仰，也是在一切儀式內他遵奉正統的。因爲這和他底貧窮一樣，他就做Schanchet的事，那是一個屠戶，賣牛肉，這是猶太教會的正教所允許喫的。

此外關於他也沒有甚麼好說了。他沒聲沒響的死了，留下一個老妻和六個孩子——五男一女。根據猶太的法律，孩子們受教育到十三歲，以後就各人到各種商店去做學徒以謀各人自己底生活，一個在亞爾多納，其餘在哥本哈根。

一年一年的過去，全家很快樂的，依照拉丁定理：Bene vinit qui bene latuit——生活安全就沒人注意。母親年老了，近六十歲了，但仍然健康、活潑、和瑣小事情的專權。她底女兒，葛蒂，這時也近四十歲了，還沒有嫁人，這既不是因為她窮，又是 Schanchet 的女兒（實在呢，她底美麗的棕眼睛是不能抵消的。）也不是因為她不願去找她個人的幸福。或者有其他種種原因合在一塊，那問上帝去罷。她底兄弟們都想用溫言、論辯，偶然的取笑來挽救她底損失的。他們是勤勞節儉。這樣，因他們的收入，供給他們的母親姊姊的費用也年年增加。住在哥本哈根的四個兒子，每星期五的晚上到他們母親家裏來，其按規則與不失約，恰如其姊的點安息日聖燭一樣。

除出家境的漸漸興隆以外，從他們底父親死了以後，這家裏還有一個改變；就是兄弟們都隱隱的換了姓。米楷爾，長子，住在亞爾多納的，引起這個改換。他是在一家商店做夥計——一家雜貨

店——一天，店主他底名字也是拉柴魯司，向他說：「你底名字是拉柴魯司，是這是一一個好名字——我不否認牠。但好的事情人就要的太多了。拉柴魯司和拉柴魯司——如你說，簽字實在不方便。」

「不過一個是拉柴魯司公司——」夥計謹慎地說。

「拉柴魯司公司？倘若甚麼人問，這公司是誰底？豈不是還是答，拉柴魯司！如你所喜歡的：拉柴魯司和拉柴魯司！」

「呀，不過——」米楷爾說，又住口，不敢完全說出他底意見，「那麼你不要我做夥計麼？」稍稍的靜寂一息，店主接着說：「告訴我，你可憐的父親除力塞以外還有別的名字麼？」米楷爾紅起臉沒有回答。

「自然，這關係我們兩人，不要吵擾到你墓中的悲哀的父親。是不是他有时叫力塞·蘇司？」  
「有些是的，」米楷爾答。

「好，那你就這樣罷！人們說你傳受你父親底名字底每個字，尤其在他是從不願意地接受這

個！我們改這口變做 a，拉柴魯司同沙司——那不壞！音調很好！

如此事情就被決定，在米楷爾，一家之長，叫他自己是沙司，兄弟們就一個個學着，結果，連他母親都採用這個姓了。起初也很擔憂，但一到沒人關心了，他們也就毫不覺得甚麼了。這是可能的，猶太人也會做的，對於他們底改姓取笑一下；但如上所說，沒有一個人關心。

只有一人他不歡喜這個新姓，他名叫亞伏洛姆契·奈丁甘爾。他從少就和這家來往。每星期五晚上的聚會他也和他們兄弟們一樣有規則的到場。他看他們長大起來——他比米楷爾大八歲——同他們遊戲，憂樂與共的。有一次說到他可以同葛蒂結婚，但過了許久他還心裏侷促不安。現在，用了新的姓，器具上也貼上新的條子，一種新的空氣裝載到放恣的地步，他有一種浮動的沒有一定主張的感覺。這好像他並不「屬於」同以前的一樣的完全，好像他底微賤的職業比以前更引人注意。但沒有一件事可把握的；不過是一種無定的性，那是一息顯現，接着就歿去的。至於他爲甚麼不歡喜沙司這個姓呢，他是留心着沒有說出來。

這裏讀者要問：「那麼甚麼是他微賤的職業呢？」聽我道來，敘述些他底環境，那是決定他底

職業的。

他底父親在猶太會堂內名叫拉勃·蘇安，別號普洛克。他是領下長鬚，穿土耳其人長衫，頭戴皮頂的這一種人底最後幾個之一了。雖則他底樣子使人們想起『波蘭的流浪漢』，但他是有知識的，在社會上很活動的一個人，而且經營着規模還大的羊毛同皮革事業。他做簿記——這種事在當時有許多商人是不知道的——總之他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嚴厲的人。自然，他想他底兒子繼承他底職業。但他底亞勃拉亨（亞伏洛哈，亞伏洛姆契縮短的）對於音樂和唱歌有強固的感情。非特他一有機會就去聽音樂，而且有一次他還去聲請，指示他底志願，還有幾分狂熱的，甚麼時候去公開的在舞臺上表演。他父親對待這個如孩子般過了幾時，如夢一般的必須消滅了。當他有一次正在商業上做事。和他習慣是相反，他對於事情甚至滑稽的，明顯的譏諷的說：『亞伏洛姆契仍舊可以做一個 [Hirshon]』（猶太教堂的領唱聖詩者）。但一天黃昏他偶然走進他兒子底屋頂閣房。他看見亞伏洛姆契穿着緊身衣服，頭上一頂羽毛的帽，唱着悲壯之歌，和着老音樂教師黎勃契·舒惠，又名黎文·斯奴，奏着的六絃琴。拉勃·蘇安趕黎勃契·舒惠到樓下，對亞伏洛姆契說：

「襯衫同羽帽子結好爲甚麼不是丹麥國旗的大十字架？我底眼睛看到這樣的——一個 *meeschuggas*！你當真的發起大瘋來？我簡單的對你說一句——聽着：那班聽衆他們不願呀你因爲你底長的鼻子，你底揪的嘴——你知道他們爲甚麼要呀你？」——「不，父親。」——「因爲你底彎的腿。」

這種兇狠的但並不十分沒道理的話毀壞了亞伏洛姆契全部的理想、希望、目的。他還只有十九歲，但從此以後他不再是少年了。他沒有表示他的絕望，也不對人訴苦。一條彈簧在他底心中震斷了，而且好像彈簧的記憶也隱沒去了。但同時失去他生命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一種深而堅固的感情還留着——對於音樂的感情。當他父親比以前稍稍默認他一點，阻止他不要聘請音樂教師，意見是使他在戲院裏租一包廂，賣賣戲票，這樣他是可能的無妨礙的進去。過了幾時這事做的很好；但恰如一株植物須要某種溫暖的程度纔能開花與結實，所以有許多事情進行着，沒有怎樣簡單的，須要一定的時間和關心的總數。不是戲院的戲票都能像熱餅一樣的賣出去。一個人必須要計劃。許多的敵手、機會、危險遇着了，而亞伏洛姆契是常常兇暴地撕碎了在他自己底和他對他父親的經營的責任之間。結果是他對兩樣都輕視了。不知道這實在的原因，他底父親尋出許多

許多的理由對他不高興了，而結果這全部事情炸裂了。亞伏洛姆契積了許多債，那總數比戲院預定所化的要多許多，而債主都向他父親討了。拉勃·蘇安還了這些債，給亞伏洛姆契一點錢，用低低的語氣，奇異的日耳曼的希伯來語，痛罵的音色中有一種不能用丹麥語表示的力量，「離開我的家！你底戲院熱總有一天要使你去找釘子上吊的！你是無所用，在這地球上是做不出一點好事來了！滾出去！」

在這時候力塞·蘇司和他底妻看出亞伏洛姆契的好點而且做了朋友。這事情使力塞·蘇司爲他賣了許多力：他一直跑到拉勃·蘇安那裏，勸他從此和好，不要再苛待他兒子；但他悄然回來而且毫不介意。他同亞伏洛姆契說：「只要我有一片麵包你不再受苦痛。」他同他妻兩人盡力代這位青年的未來打算。當沒有辦法來制服他底感情，就以爲這樣對於他最好，將他底生命委獻給戲院裏去——並不是走上舞臺，是租了幾間包廂。以他底經驗同種種忍耐幫助他生活——簡言之，他已變一位戲票推銷員。現在完了，經過這樣的介紹，似乎並不十分不好，也不叫讀者來憐憫這位亞伏洛姆契·奈丁甘爾。



但你們要問，「奈丁甘爾這綽號怎麼來的呢？」那是因爲他底對於唱歌的不幸的試驗。猶太人對於出奇奇怪怪的諷刺的綽號是有驚人的天才的，而沙司夫人有時也帶着幾分惡意的用這綽號，並不是表示甚麼惡的願望，不過僅僅表示她的友誼並非盲目的對於她底被保護者底缺點。

力塞·蘇司死了，不久以後拉勃·蘇安也死了，他留下一點產業給他底兒子。遺產比所希望的要少一點，但也够得亞伏洛姆契告退了事情將收入來維持生活的中等需用了。但是藝術，雖則是渺茫的，有一種魔力，少數人常是覺得牠能反抗；而此外都是對於一個人難於拋棄他底活動同習慣。甚至做戲票推銷員這種玩意兒也有他底感情。那來了榮耀，雖則很小，也使他心中快樂；有幾天晚上他升到某種重要的地位，加入這實地經驗，這使他在舞臺上非常強烈地心跳，戲劇的火焰也反映到他底臉上。他不能尋到別的出路，或者因他既沒有願望又沒有力量去開闢一條新的路。

如此亞伏洛姆契·奈丁甘爾仍是一個戲票推銷員。

或者有一時他也能拋棄他底職業。在他父親死後不久，他想這是他的意義，對蘇司一家表示感謝，他以他底所有與產業奉給葛蒂。但葛蒂拒絕他，她底母親並沒影響她，或因她仍對她女兒有

別的希望提議與拒絕都在一切的友誼中交換着，而亞伏洛姆契底親戚的家族也是一樣。

他住在沛勒忒拉特，那裏他租了一間跨過庭園的四層樓，靠近一家木匠店的。這使他底衣服有一種微弱的，但又不消散的木屑氣味，那使同他競爭生意的人叫他的包廂是棺材。偶然他也機巧地惡意地反報，但也私自表現，含糊說他應相當的注意他自己帶微笑的，替代高聲地叫他們。他也自知的滿意，倘若他願意他能够報復。當一個正教的老猶太人，又是一位做戲票推銷員的男子，因爲必要，不是從選擇的，他覺得有一種內在的尊嚴，擡起他在一切的批評之上，甚至在他這種職業之上。

無論誰到他在他生命階段上的那時——將近五十歲了——看見一位圓肩的老人，蒼白，常是溫和而固定的微笑；他底兩手常是交拌着或藏在袖內；他底頭稍稍的奇怪的向一邊點着，好像不斷地神祕地在擊着拍子；當他底眼瞼一瞬或一閃，他總是點一點頭。他夏天穿着一件長外套，冬天也穿着一件同樣長的大衣。人們一定想，這人底運命是注定了，靜靜的平安的再過多少時候就到墳墓去了。

一切不然！亞伏洛姆契的生命底轉機竟會到了，而且被一個簡單的想不到的字所左右。或者還可說被一個簡單的字所想不到利用：蘇司。

一天晚上，他到了沙司的家裏，一位陌生的女僕來開了門。看她底臉孔他就立刻知道這家是掉換用人了，同時這位老妒忌者反對這沙司的姓，他永遠不能同意的，存着譏笑的觀念，問道：「蘇司夫人在家麼？」話從他底口中無心的溜出來。他並不是真的有意要告訴這位女僕她底女主人的真姓是「蘇司」。或者他還很不願意她聽到這字；雖在惡作劇的時候，他也要有信實，恰如米達王的理髮匠洩漏他底驢耳的主人底祕密對甚麼人，甚至只要對田野中的一叢小草也好。他愉快地說着這話，如此來發洩他的感情。但在下一次，當這位女僕溫和的回答他：「是的，沙司夫人在家裏。」他卻憎恨起來，一半因他覺得這個回答似一個非常應該的斥責，一半因他怕那女用人要向她女主人轉述他底態度。但太晚了。假如他要求女僕保守祕密，那事情要更僵，況且他也沒有機會說。再下一次他就坐在他們底房內了。

全個晚上，第二天一整天，他都很可憐的。他向他自己說：「下次我去，我知道要如何被款待。沙

司夫人將假裝沒有看見我，如我打一噴嚏，他就問：「那是誰呵，普洛克呀！」——因為她不願說亞伏洛姆契。倘若晚後，她切一隻橘子，她將繞一圈路來遞一片給我，如此，當我轉一轉是一物無所留在那兒了。我要管她底橘子做甚麼？但她底臉孔的表現呀！態度，她要裝腔作勢一下子！我底內心爲寒怕而顫抖。她照這樣對待他總要一星期或十天，更久些也說不定，直到一齣很好的新戲開演，於是我要她去。這時她說：「呀，我想蘇司夫人很可以到戲院去看一次！」她就要看我一眼，那如同兩枚針刺進我底心一樣！我爲了我這一句該詛咒的話要受這樣的報應！」

他既不敢到他朋友那裏去，又不敢離開的太遠。終究他又去了。他在同樣的自然中被招待，差不多和平常一樣，沒有甚麼不同。起初他想這是在暴風雨前的平靜，是這一家有意地做出，如此可以增高驟然一聲霹靂的力量。但不久在疑惑之前的風雨表是指示着清明的天氣，他就非常地感到救濟與恩惠，對於那女僕同對於天一樣，明顯地她仍保守着秘密。一天晚上，他借了甚麼題目到她那裏去，他買了一辨士的聖誕餅當作禮物送給那位女僕。在那時，女僕們同聖誕餅是比她們現在要有緣一些，因爲她愛這禮物是帶感謝的。以後，當她用燈照他下樓，而且代他開了出去的門，她

又謝謝他。

「不必太客氣，」亞伏洛姆契說：「你是一個好姑娘。我說不出爲甚麼你是一個好姑娘，但你是的。你底名字叫甚麼呢？」

「安米萊。」

「安米萊！真是一個好名字。貴庚多少呢？」

「十九歲。」

「十九歲，」亞伏洛姆契說，他目不瞬的看着她底美麗而微紅的臉。他震顫地又說：「你相貌也像一個好姑娘。你底家裏在那裏呢？本地呢還是哥本哈根呢？」

「都不是，先生，我是從尼克司可夫來的。」

「從尼克司可夫來的？那麼你底父親是做甚麼的呢？」

「他是一個鞣皮匠。」

「他還活着麼？你爲甚麼不住在家裏呢？」

「父親續了絃，我底後母要我跑出來做事。」

「可憐的姑娘！你是一個好姑娘——永遠要好下去！」

「是的，先生，」她回答；但這是一個疑問，是否兩人的意思是指同一件事。亞伏洛姆契底意思是要她繼續不要說出來關於「蘇司」這字。

實在不能說明這一點，亞伏洛姆契感到從那天晚上以後甚麼重大的事情是發生了。這是的確的，他從大憂愁與危險中被救濟出來；但不僅如此。雖然同女僕所談的話都是最無意義的，卻是他生命史中非常新鮮的經驗。甚麼時候他有同人家談過天？除了關於戲票和日常的細事那是在沙司家裏辯論的以外呢？甚麼時候他有問過一個有興趣的問題，又甚麼時候這回答是喚起他心裏如此溫柔的快樂如同這些簡單的敘述，從一位姑娘的口裏，她是滿足而快樂為她底青春的價值的？每個人在他底一生中總有一個時期，當他青春時需要一種力來駕馭他，而他自己是不知不覺的。但是這種力亞伏洛姆契是覺到，牠是非常地強烈，因為他平素是沒有人注意他，也沒有人同他講話像一個友誼的樣子，尤其像這樣美麗的一位姑娘。愉快之光投入老人底靈魂中，似在一條

陌生的路上遇見一位姊妹，他不敢去認她，又像不要去認她的樣子；因為這在他是絕對想不到的，他和一個非猶太教的丫頭中間可以有更親密或更熱誠的關係。

當每次這位姑娘照他下樓的時候，總給他一種新的快樂，他們交換幾句話，那幾句話老是和在第一次晚上所說一樣的。在他不過要聽聽她底講話的聲音，或者看她一眼，至於他問她甚麼以及她回答甚麼這都是無關的。他並不覺察到這使他自己可笑，因為常是這幾句話反覆着——「你是從尼克司可夫來的麼？」——「是的。」——「你底父親是一個鞣皮匠麼？」——「是的。」——「你底後母不願你在家裏麼？」——「是的。」——「你是一個好姑娘。再會。」——而她底清楚的帶笑的聲音也說「再會」的時候，是好像銀鈴在他底耳邊響，這使他非常快樂。

某種事情已跑入他底尋常的散文的生活中，某種事情他想着而且戀羨着，這使他變成年青了。他領他自己更向前。他遇到人們也擺出架子來，不再使用他底壞脾氣，這在他近幾年間起來的，而且爲此常使他失了主顧。他做了一件簇新的外衣；雖然他有各種的理由可以這樣做，——舊的一件是很破了——這卻成了一個很大的注目在他底同行間和在康本尼斯忒拉特，沙司夫人住

着的地方一樣的。『奈丁甘爾爲了甚麼呢？』人們都懷疑。倘若另外甚麼人，雖則他有九十歲了，設使如此變了樣子，人們一定說，至少帶譏笑的，『他發生戀愛了，他愛上了甚麼人了。』但沒有一個人對亞伏洛姆契作這樣的想頭，雖則事實是如此的明顯；而亞伏洛姆契自己對於他底舉動也沒有一點疑惑。在他生命的早期他是快樂的。從他少小的時候起，他就有一種羨慕，這在同時是使他幸福的。他底父親毀傷了他底青春，使他在茫然中過去。這一發生是如此溫和而緩慢地，且非常寧靜而清白的，他自己是一點也沒有注意到，除了對他底天天的愉快的感覺。正如在十一月裏的樹木，遇到春天似的陽光和煦的一天。

那年冬季，『斯維特·多林的家』（註一）開演，這非特引起極大的讚美，而且引起異常的動情，尤其是觀衆裏面的婦人們。人們傳說有幾位老婦竟看的暈倒了。次星期五的晚上，沙司兄弟們——他們已經看過這戲劇了——表示非常快樂且對於一般的意見表同情；但是他們都以爲沙司夫人不應該去看，因爲刺激太厲害了。亞伏洛姆契決定取公平態度。這戲劇使包廂裏人都塞滿——愈來愈好。但反之這並不引動他底耳朵，因爲這不是一齣歌劇，在這戲劇裏面的音樂對他並



不怎樣有趣，他底心裏是滿歡喜『麥薩尼阿 (Massaniello)』這在同一季曾經演過的，而尤歡喜『斯留伴·亞力阿 (Slumber Aria)』而他以為一般人的熱烈對於『斯維特·多林的家』是一種背時的時髦。但他願意沙司夫人去看一看，坐他底包廂，分享一點她兒子們的快樂。現在他是比以前更加想要她全家快樂，因為這時他自己可變成一位重要的人物，送沙司夫人和她女兒戲票，而且護她們到戲院又送她們回來。因為這個緣故他非常用力地反對這班兄弟們，說他們底母親去看這刺激性的戲劇是不能忍受得住的主張。

「忍受不住？」他說，「有點甚麼忍受不住呢？有甚麼原因要暈倒？我沒有看見過。是的，有一位婦人在我底包廂的旁邊是暈倒的。但她為甚麼暈倒？因為她是一個極胖的造啤酒的女人，而漢力克生又將他底包廂人塞的非常擠。漢力克生是一個 Retselach (註1) 而我莫非也將包廂塞的非常擠，當我請去一位好朋友，而願沙司夫人沒有好位子坐在第一列，而且沒有甚麼擁擠在前後左右的麼？忍受不住——真笑話！」

但是有一個兒子卻堅說這劇本的情節是非常可怕的。他正確地引證這兩句：

「天下慈母皆知道

我胸中的乳汁能對汝流。」

「母親怎麼能受得住這話呢？」他添上說。

「爲甚麼不能？」亞伏洛姆契叫起來。「是不是成了婦人的人都知道這話的麼？假定我是一個婦人，莫非我不知道那已死而葬了的母親她不過是一個幽靈，在她底胸中是沒有乳汁的麼？若我知道的，那你們的母親也知道，那就不會因牠而暈去的。」

另一個兒子溫柔而莊重的說：「母親將想到我們的悲傷的父親，*olov ha scholauim*（註三）當這位死了的母親離開時，而多林向她伸出他底兩手要求她再停一息，母親會想到我們底悲哀的父親穿好他的壽衣的時候的。」

「上帝禁止！」亞伏洛姆契叫道：「我決不要那樣來救我底靈魂！但是你們底母親不是一位有知識的女人麼？她不算知覺的對她自己說：那些婦人裏面有一個要走了，或者這男子有兩個妻，那麼誰去呢？除那個已經死了葬了的以外還有那個呢？」

或者亞伏洛姆契的雄辯是沒有力量，倘若不是兒子們自己選擇一個題目，那結果是和他們所希望的相反的；因為這是人人所共知的事實，女人是喜歡感情的，雖則她們不願公開地承認。沙司夫人尊嚴地說道：「我不會想到你們底悲傷的父親的，*olov ha scholaum*。我爲甚麼要想別個男子底妻已經死了，而現在回來——關我甚麼事啊？我打算去的。」

在這場辯論之中，這位女僕走來走去，在她從來沒有跨進過戲院的人，她底觀念對於戲劇，就是「斯維特·多林的家」也一樣，比較那些普通的鄉村姑娘更加特別的憧憬。當沙司夫人伴着葛蒂和亞伏洛姆契返家，兒子們接着她，好像作一次長期旅行後回來一樣的這時候，如其可能，這戲劇底神祕的拒力和強烈的迷惑是更擴大起來。當沙司夫人一走進門，她自翊地叫道：「我暈倒麼？我病了麼？你告訴他們，葛蒂。我甚至一滴眼淚也沒有流過——有甚麼要流眼淚的地方？但當別人流淚的時候，我因爲面子的關係，也揩揩我底眼睛，撕撕我底鼻子。戲實在好——但她不是發狂地在戀愛麼呀？我想那時候是完全兩樣的——但我不明白那關於烘乾蘋果——」（註四）

「那烘乾蘋果？」亞伏洛姆契高聲問。

「是呀，烘乾或焙燥！這有甚麼不同呢？他曾烘燥一只蘋果麼？這算甚麼呢？那沒有說明——」

她知道從她兒子們臉上的愁眉和亞伏洛姆契的歪嘴裏她弄成一個笑話了，但她終不了解是甚麼一回事，母性的尊嚴是不容許她去詳論她底錯誤的。她也不能在兒子們的前面承認她有心改正來減少她底自尊。於是談鋒換過了，演員、服飾、武士、壞格爾波，同幾個可憐的孩子們都搬出來爭論了。

這在女僕看起來真是一生值得的歲月，要是去看如此奇怪的戲劇。但她怎麼能做到呢？她怎麼能够去看呢？因為亞伏洛姆契·奈丁甘爾已經送她聖誕餅，終究不是他底義務，要他再送她一張戲票。這是實在的，他有奇怪的祕密落在她手裏；但是她也終不明瞭這個。她沒有聽到過，或者至少不懂得，在蘇司與沙司之間有怎樣深深的不同，甚至即使她知道這祕密，她也難於有這思想，去利用這機會要挾一張戲票。在亞伏洛姆契的心內，無論如何，他底負欠的感情不僅是不弱的，而且漸漸地更強起來。感謝的銀子不自覺地散布成愛情的黃金。幾天以後，在他快樂之極的時候，她又照他走下樓梯，他說：「你知道甚麼是 *First tunes* 麼？」

「是的，這是刻字。」

「不是烘乾？不是麼呀，你配去看這齣戲。你想去麼？你喜歡要一張戲票麼？」

「呵，奈丁甘爾先生！她呼喊起來，在不知不覺中，她握緊她的兩手幾乎跌落蠟燭了。」

「呀，我底真名字不是奈丁甘爾，是普洛克。但是不要緊。假如你喜歡叫奈丁甘爾，你就叫好了；不過我眞的名字是普洛克。」

或者這位姑娘並不注意這個改正，但是她說：「我求你原諒，普洛克先生！不過，呵，你是何等好呀！」

她說這話時語調是有些感激的，而且看着他，倘若亞伏洛姆契是一位青年，沒有這種運命的類似對於這樣的生活由他父親交給他的，他很可以正確地相信在她底心裏面這感謝的銀子是混雜着更多的值錢的金屬。亞伏洛姆契除出注視她以外並不留意他自己，一邊說，「我們去看去」，一邊他快樂地走了。

事情變到更討厭比較他所想像的，但困難是造成他們的快樂的刺激的原由。想了又想，說了

又說：安米萊只能每隔一個星期日出去一次。她幾乎不知道從那裏去找戲院，更無用說到包廂。因此這自然是亞伏洛姆契答應來接她，等在門口，帶她到戲院，以後又送她回家。倘若她自己底母親還活着，她決不要一個人無緣無故來護送她底女兒，而對亞伏洛姆契這是一個遲晚的但誠實的會合所，盡他一切的渴慕與隱密——終究他是年青而快樂！

安米萊穿戴起來好像去跳舞一樣，外面是低裁的薄棉紗衫，但用一塊小綢帕溫柔地繞在頸上。她看來非常美麗，幾乎像一位少奶奶，所以亞伏洛姆契非常驕傲的領她走進包廂。因為要遮護人們厲害的目光起見，他給她坐在第二排。他自己是在第三排，身子彎到她那裏，說明這每幕戲的進行，而且甚麼要來也告訴她。懇誠而感激的他底照顧，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厭倦的事，她時常轉過身子來問他，因此這塊小綢帕也漫漫的溜落來，在戲院的熱空氣中。當他底眼睛覺察到甚麼東西了，他底眼睛並沒有怎樣高尙的正視，亞伏洛姆契謹慎地仔細地放回這帕在原地方，每次牠跌落。這種機巧的行動卻很快地打動一位青年的注意了，他是坐在安米萊的傍邊，他底眼睛是並不小心如亞伏洛姆契一樣。他起初想那是一位妒忌的老丈夫，他帶他底妻到戲院裏來的。怎樣，一忽，

他認得是奈丁甘爾，於是事情就變得非常不可思議而且打動他底興趣了。他以為她是一個善於賣弄風情的年青女子，這位戲票推銷員是自願投入去趨奉她的。一場閉幕以後他也對安米萊說述一個要點，而她卻並不清楚的想一想去顯示她底地位，當一個陌生人在許多惑人的男人中而他們看去都似好朋友一般，她反而愉悅地感激地回答他，這樣，無論如何，是使那位青年更加疑惑了。亞伏洛姆契不能禁止她回答，也不能給她一個忠告或暗示。同時他覺感到一陣陣憤妒的暴痛，無論這位青年人對她說話還是只看她一眼。他很想要有十個人的力氣和勇敢，如此他可以喀死這個冒昧蛋或者至少他丟他到門外去。

幕又開了，這戲劇的進行到此為止使亞伏洛姆契完全覺得無味了。一種深深地隱藏着的詩人的刺激忽然在他底神經中遊移，對他啓發起來，那種精神或動作在舞臺上表演，感動着觀眾（我們叫這個是浪漫故事）有甚麼是他已過熟的，很早以前或在就近，對或不對，他底精神反對着一部分，因安米萊同那個討厭的青年有這種為世界所默認的，享受這個無限開展的感情。他真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楚，好像聽到他自己的死的警告，或者正在舉行殯葬。從來沒有甚麼戲劇感動

他像這齣所做的。

『所有的小像都轉面向牆——』

武士、婦人以及年青的愛人忽然都記起他底父親的話，向他說：『他們爲甚麼要吁？你因爲你底弓的鼻子，你底掀的嘴，你底彎的腿！』他看他自己對於這種描寫的回答，惹厭的而且一位陌生的在其餘之中，可憐的拒絕了。但這音樂，他早已輕視的，因爲她比不上『麥薩尼阿』。現在卻爬上他頭頂而且纏住他底細胞，使他人工的年青了，震眩他，好像他『屬於』甚麼，雖然他知道他是一個被棄者。

爲甚麼他不快樂呢？他能和這位姑娘結婚的。是的，自然，他够向這位鞣皮匠的女兒求婚的！他將發狂了，但在他靈魂中他仍是個猶太人——而且怎樣倘若他們真使他發狂！他底生命還有甚麼，不過是一根冷而溼的枯草！總之，不是祝福就是詛咒，這位女人是他底生存上的唯一的光——這好像過度的瘋狂讓她從他那裏離棄了。他不能再留在哥本哈根。他要到各處去活動，以後，同她



住在一塊幽靜的躲避的而便宜的地方。至少他是一位高尚的人。他能被人說關於他在包廂裏做茶房麼？他將快樂的，他將被限制着快樂！他底快樂只要幾句話是不能挽回——到這裏幕又下了。

他底真的生命在那裏？同一位姑娘在包廂內，柔順與憤妒因她而起這一種麼？雖然他如此靠近她；他卻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來說，除出聽到討厭的他自己的聲音——「這都好麼？你看怎樣？你喜歡麼？」雖然他要這樣說，「不要同那人說！不要向那人看！看我底妻！」

真的生命還是在舞臺上，那裏最後的一幕開始了，他在那裏重受着苦痛因為他底年齡，重變年青，重決定他底主意？實在的，風暴捉住亞伏洛姆契·奈丁甘爾了。呵，你慈悲的靈魂呀，你看起來真是裏面哭外面笑的。

一種極度的騷動使人耳聾，戲劇演完之後他就同安米萊離開包廂，好似一隻船離開風暴險惡的海面而到港口。但這位青年卻靠近他們走，當在樓梯腳跟，這時觀衆們從正廳後面出來的就互相擠撞，在羣衆內造成一種混亂，他就衝開亞伏洛姆契到一邊用他底臂給安米萊。亞伏洛姆契喊出來——他底話因為嘈雜不能說明，那種嘈雜是一點也不理他，他或者想引起同情，對他起一

種公正的評判。他喊：「停住呀！幫助呀！他奪去我底妻呀！」這位青年就像一條鰻似的漏掉了。同時幾百雙眼睛都轉向這位大家知道的推銷員，在他叫喊後的一忽的沈寂中，一下子他就變做笑柄，人們互相告訴起來在晚餐席上或別的地方。

幾分鐘以後他們在街上了。亞伏洛姆契靜靜地走過十字路口。時機已成熟的要他開口了，但仍有許許多多的人們圍繞着他們。他到凡格埃茲忒拉特去，不過他先得要求她的同意，他自己已經決定的。但當他將要說出而轉臉向她，他卻看見她正在啜泣。

「爲甚麼啊？」他驚忙地問道：「你爲甚麼哭啊？」

「因爲你輕視我叫我底妻。」

他不知道每個年青姑娘，她很願意公開地被人說她像已經結婚這樣的侮辱。而鄉下姑娘更苦痛地覺得怕她要變做誹謗的中心了。他默味她底話，當牠是宣言，以爲她想同他，一個猶太人結婚，似一個侮辱，同時他是似從天上跌下，而且他還不能醫救的。他一句話也沒有，甚至當分別時連再會也不說。

他也沒有說晚安對那位木匠的夥計，夥計是照常走出到樓梯，遞給他一盞小油燈，照規例是不准人帶沒有罩的燈進去或走近到工作室的。這夥計是住在那裏而且是管夜的人。

當亞伏洛姆契一跨進他底房間，感情立刻爆發了。

「Ausgefällene Schtrof (註五) 我一定在娘胎裏就有罪，這樣做出來，不僅 meschugge，

(註六) 簡直 meschugge metorf (註七) 對人們這樣喊出來！我知覺那裏去了？我有一點知覺麼？

我是天生成的盲聾，而發瘋的麼？ Schema Jisroel！ 弄死我了！一個人做了該詛咒的魯夫，他還能

怎麼活下去？還怎麼活呵！呵！呵！他們個個都聽到的，而且他們聽的非常清楚！明天他們就互

相告訴，就有一班孩子圍到這裏來，我怎麼去證明這是假造的、說謊的，我毀謗我自己麼？莫非我求

她說個明白——sau m'hrulle und sau m'hrulle (註八)——不，而且還是愈弄愈糟糕——

只要她能原諒！但我是願意的，我這混蛋！我這以色列的嘈弄者！我還能忘記這事麼？我永遠忘記不

了這事了！——亞伏洛姆契，亞伏洛姆契，一失足竟成千古恨！呵！ Oi und Weh！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件奇事發生了。他證實他底不幸，但還不十分明白牠。甚麼東西在他頭上咬，

他很想完全地去看一看而且理解牠，在他運命上的雙倍的詛咒。他已經蔑他自己在公衆同會衆之前，因爲快樂的緣故，但這個快樂卻換來可憐與卑鄙了。侮辱仍舊留着，而且繼續擴張。他底心繞着他底躊躇在大大地兜圈，想找得一個中心，但苦痛的呼喊在未到他底門口以前又衝回到圓周線上了。

一切都不能得到平靜的地步。經過薄牆那位夥計聽到他在衝來衝去，又詛咒又呻吟；他瘦弱的臉孔向樓梯上注意，這位青年走上來，走到他底房內。

「你有病麼？普洛克先生？」他問，一邊看他。

亞伏洛姆契捺住他底臉，說：「牙痛！是呀，牙痛痛的厲害！」

「是盤牙麼？」那位夥計問，一邊更走近。

「盤牙比盤牙還厲害！是 *schisse*（註九）」亞伏洛姆契回答，找到了某種解救在別人毫不疑惑的，也不迷惑他自己。

「那牠是一隻狗牙麼？」

「不，我不是這樣說。但是我覺到我自己像一隻狗。我苦痛的像一隻狗呵呵！」

「但是傷在那裏呢？」青年問，提油燈到亞伏洛姆契的臉上。

「這是風溼骨痛。我上了年紀了。我是一隻老馬，一隻老驢，我應該拉出到亞馬格像其餘許多老馬一樣。呀，他們將拉我出去——等着看呀！」

「呀，我想你必須拔了牠；但此刻無法想，要到明天。」

「明天！我願明天永遠不要來！」亞伏洛姆契回答，同時打一震顫。

「來，來，普洛克先生！——你要爲牠拿點甚麼東西麼？」

「拿點甚麼東西？——有甚麼可拿？你關於牠知道些甚麼呢？年輕而貌美的像你一樣的人是快樂的——我想。」他加上說，他自己似得到更好的意思，「一個年青人是有如此好而美的牙齒的。」

「我也曾痛過的。」

「你痛？你做了甚麼？我告訴你，你是「沒有」痛過的！」

「是我倒了一點白蘭地在牙齒上。」

「白蘭地在牙齒上。」亞伏洛姆契慢慢地說，他自然而然地覺到要有這種溫暖而舒暢的需要，而勸告似乎對他很有益。「我向那裏去找呢？你有一點兒麼？」

普通人是喜歡的，這種治療法對於有些病是可以的，這位夥計跑到他的房內，拿回來一只藍的長頸玻璃瓶和一只厚的闊腳的玻璃杯。

執着這只杯子，亞伏洛姆契想說幾句猶太教的禱告的話，但他的腦裏卻起來了一種可怕的感情，似乎他已不能這樣做，似乎他想以為已背棄了他的上帝和人民。自暴自棄的，他喝了酒沒有一點儀式。在第一次衝突的破例的飲完以後，他覺到溫暖是陣陣起來，他說：「這真是適合的好物！」

「牙齒上並沒有十分浸着，」夥計說。

亞伏洛姆契帶着奇異的笑的回答，「牙齒上沒有浸着，但總在那裏的。」

「是，這無論如何對你有好處，」那人說，他自己也倒出一杯，而且喝乾了。

「對於好的牙齒能發生怎樣呢？」亞伏洛姆契繼續問：「倘若對好的牙齒也有用，我不必在

這裏，你也不必在這裏，也無用要這些了。」

這位夥計並不懂這隱晦的，信奉猶太經者的話，直率地答：「再稍稍喝一點罷。」

「好的，很少喝一點。」

亞伏洛姆契又喝了一口，感謝地，現在他覺得非常好了。這位夥計向他告別而回去了。

但當他一出去，這人類的同情和暫時的安慰又都消失了，而可怕的實際的火焰又重新起來，混着酒的力，鞭打着亞伏洛姆契的良心到發熱的極點。事實似乎對他無能為，他也不能反對牠。在房內好像有許多人們，他們一時躲在角上，一時跳到他身前，捉着他底喉嚨，翻他倒地。同時他底思想與記憶在各處追逐着，好似瘋狂般在紛紛相續而來，他看見矛盾的事在同時的動作上：安米萊從交叉路上溜到一邊像個影子；包廂裏出來的青年對他底臉孔笑着；羣衆們在他之下的很遠很遠的門廊中。空間充滿着嘈雜與笑聲：「斯維特·多林之家」的音樂，「麥薩尼羅」裏的謀叛的一幕；在這一一切的中央屹站着他底父親，臉灰如死，向他說：「你底戲院熱總有一天要使你釘子上吊的！你是無所用，在這地球上是做不出一點好事來了！」——當這種恐怖消滅了一息功夫，明

日底恐怖是從角上衝出來，成了別一班魔鬼的影子。

這是不能忍受的；他又不能推開牠遠。他甚至不能長嘯一聲，但仍是在黑暗的房中摸索，好像附着夢魔，帶着惟一的模糊的羨想——只有從生命中潛逃，因為生命已不保護他了。

喚起甚麼的自殺的想念？醫生們叫這個是一種病，瘋狂一類的。但是甚麼時候，怎麼樣，我們這神祕的祕密的機能底和諧會弄成不一致，那發露瘋狂而給我們刺戟？而且怎麼瘋狂會使一個人自己去上吊，在通常的人們底眼中看去是不容易承受的，而且要有許多知識纔行？我們有各種的方法不同的自殺上底經驗。每個人在他底生命中有一時候用刀自砍，用尖利的器械自己傷害，或者領下甚麼毒的東西。那些用手鎗自放死的預先有手鎗，但從沒有一個人有經驗懸掛他自己在一枚釘上或一只鉤上。而人們在危急的時候仍要做這樣的事，認真的，好像惡魔在狂妄的作弄你發瘋一樣。

亞伏洛姆契怎麼樣做法去吊他自己呢？他站在瘋狂的邊岸上，但他還不會滾下去。他底死了的父親指着那枚他去吊死的釘子，雖然亞伏洛姆契從來沒有想到連借他來作一個譬喻。他要將



生命結束了，但還不會失掉他自衛的本能，疼愛他自己如一個活着的人一樣。一件彷彿很小的事決定他底運命。在他可怖的心亂時他看見甚麼東西在牆上，那是人的影子。這是他底舊外套掛在釘子上。忽然這是好像他有一位朋友，一位同類走近他，而他也充滿這大欲望走近這同類。在時間有似無窮地延長着以後，他於是奮起他底全力，走了一步，問這個朋友，困難地而捉住他——但只找到僅僅一個人底殼子，或者就是他底自己的父親。這樣落空與驚怕通過他指上以後，知覺就從他底腦中起來而完成這個瘋狂了！帶着使人難解的急迫與清楚，他記起那位女僕已經最後地拿出一條新的布帶在他窗外。那他也看定天花板下的一枚大釘了。在這一時刻他就套進這條布帶而懸掛起他自己了。

但他卻不知不覺的叫出聲音，於是難於如他所願，這位夥計跑到他房內割他下來。

這樣，亞伏洛姆契並不會自殺了，但是仍然昏昏沈沈。夥計向各處求救，病人就被送到醫院內。

在城內關於他底結婚的奇怪的謠言，幾乎同他因瘋狂被送到醫院的消息同時傳開來。以後的消息還侵吞了前者。當一個人被一種通常的不幸的運命所襲擊，他就沒有生的興趣了。只有沙

司一家並不十分感覺到這個。一定的，他們的同情於他因為他底病有種困難的掙扎，同時他們還憤怒他詭譎而機詐的想結婚。仍舊他底結婚的觀念是非常悖謬而不能想像的進行。這非常可靠的消息從這城的各方起來都不明瞭這件事。在他底寓所是這樣說，他已經摺去他底思想，他要試試去自殺，但這位夥計同他底主人一樣，而這全家是非常奇怪，問題是起於爲了他底妻。在戲院的門廊中，他被人們看見而且他底叫聲被人們聽到，但觀衆中沒有人注意過他底妻。雖然也有人看見安米萊雜在別的女人裏面靠近他，她是世界上最後一人被娶去做他底伴侶經過一生。有幾個人不同地說，那或者除了葛蒂·沙司以外沒有別一個人可以同他結婚的。當時沙司家族想從全城找一個配合他的妻，而他們對他們底大奇怪是指示他們自己底家。這對他們是不能發生的，她底家真正地或者說就在他們底廚房內，而且那簡單的問題對於他們的女僕將使他們在準確的路上。

同時他在醫院裏面，他能有很好的消息，倘若他真如此有心。許久還不知道是否他底心是清楚的，因爲不允許會客。他睡在那裏，保護着，脫離那世界，爲他底重病和醫院的神聖牌子。當他病愈

了，他仍是一副老樣子，怡悅、軟弱無力而再生的生命，以前的事仍站在他心境的前面，沒有苦痛與遮蓋的在遠處的薄霧中。他快樂的感到，他沒有結婚而且並不被會衆所棄。讓誰都可以來而查察。倘若他對他自己說過，這仍然不是真實的。但爲甚麼他這樣說了？這時他底頭又昏眩起來。他希望安米萊關於他底戀愛保守祕密，如曾經關於沙司一字的守着祕密一樣，但這一點仍使他煩惱異常。他不曾知道他永不背叛這戀愛的祕密對於她或對於其餘甚麼人。

這時候沙司夫人來了一個機會，回想起而征服她當初的忿怒爲他的機詐。她於是疑心了而且思維許多的可能性。只要他還不曾結過婚，他仍然可以這樣做。更壞的事情知道要發生；儘有許多寡婦或年老的女僕，可以對他提議由婚姻介紹處出面。人們都知道他是有錢的。怎麼樣她能夠忘記了這個，用她底睜大的眼睛去細看？他底新外套呀！倘若他的結婚沒有一個目標——甚麼事情細想起來都不相似的——那這是一個目標他不厭惡去換的。她不會知道她自己。她只有責備她自己倘若他真結婚了。她應該煩惱，假如看見他和他的財產被別的人合併去了，這些人從來對他並不好，也不打算對他公開他們的家，那時他自己的父親已經趕出過他。但他當真結婚與否

呢？在目前一切都根據這一點。

終究時機到了。她坐在他底傍邊，問他——寧可說不是問他，是觀察他。「亞伏洛姆契，人們說你致病的原因，是因你沒有人服侍你，和你輕視你自己。」

「那個來服侍我呢？」亞伏洛姆契疲倦地問，故意裝出很坦白的態度。但立刻他變成驚恐了。她可以答：「或者我的丫頭，安米萊？」他底煩惱使他臉孔非常如死人般灰白而青黑的，沙司夫人也怕他想到更壞上去，中止這談話。但在家裏她說：「他不再結婚了比我底貓。」

在她底第二次的訪問中，她說：「亞伏洛姆契，你是否十分有力的同我爭論過你底將來呢？」他沒有異議對於將來，倘若一個人過去是孤獨過去的。如此他回答：「將來將成爲——我將被埋葬了！」

「愚笨而無意義的！不關你的事。你永不會比現在看去好一些！」

亞伏洛姆契並不擾亂他自己，爲這雙關的稱頌的真意義；他聽着靜寂地如同一隻小鼠。

她繼續說：「我們以前曾經談過你底將來——你還記得麼？當我底悲傷的丈夫還在的時候？」

「Gebenscht soll er sein (註10)倘若人們都在 Gau Eiden (註11)中，他也在的。」

「請求上帝，是的。你知道麼？倘若他還活着他將說甚麼話呢？」

亞伏洛姆契又爲恐怖所征服。他希望她說：「我底親愛的拉塞將說，你不應該將你自己同我的女僕弄昏了。」——他說，「他將文雅地說。」

她一邊慢慢地含有特別意味地點頭，一邊答：「是的，他將文雅地說。他將說，亞伏洛姆契，你是太好了，每天黃昏去繞行於雨中與冷氣中，於是着病而死於醫院內。你必須要有同你一塊住，服侍你，好好的對你在你自己的家中。你應該結婚，亞伏洛姆契。」

時機切迫——現在這只僅一根髮般闊的距離他，在第二次這侮慢的挫氣的觀察又來到他身邊，「你應當同我們的丫頭結婚。」他嘆氣道：「這於我是甚麼都過去了，」閉攏他底兩眼對那閃電。

「胡說，亞伏洛姆契！這從沒有過去。——你相信我底兒伊薩克是一個高尚的而被尊敬的合禮的而又努力工作的人麼？」

那是甚麼意思呢？她竟說起她底兒子來！她底心思並不在那裏，他怕了他張開他底兩眼。

「你相信麼？」她又問。

「我實在我相信！」

「那你也相信他懂得他底商業嗎？」

「Kol Israel (註11) 應該生子如伊薩克！我還能說甚麼呢？」

「呀，伊薩克要爲他自己做買賣去。你投小部分資本在他的經營裏，至於其餘上帝會保佑的！」

現在亞伏洛姆契完全懂得了。他確想他被保護而當他似一件奇蹟，而回想找他底縱惡的極大的隱蔽處，他想這惟一的美妙那將同葛蒂結婚。

他急忙對上帝陳述一個禱告，差不多沒有想就問出，「但是葛蒂將說些甚麼呢？」

「葛蒂，沙司夫人說：『是一個聰明的女孩，也已過她底兒童期了。況且我不是還在這裏麼？』」

第二天，葛蒂獨自來了。

她沒有講別的浮文，就說：「普洛克，母親說你同我必須結婚。」

亞伏洛姆契答道：「她對我也這樣說。」

她接着說：「我們不再是孩子們了，普洛克。你應找一個可憐的老女僕呀，你知道的。但我要問你幾件事。」

「倘若我能够回答你，你先說罷，葛蒂。」

「你能够回答的。你是能够回答的惟一的人，必須回答的惟一的人。這是罪惡麼，愛上一位非猶太人——我真正有意愛他，愛上一位非猶太人？」

亞伏洛姆契自己完全平安地想了一想；現在問題壓迫着他幾乎他昏暈去。但他極力校正他自己而且豎起一小小的障壁。「罪惡？」他說：「那是極大的罪惡。」

「但是假定我已經同一位非猶太人戀愛了，那麼怎樣麼？」

「你！」亞伏洛姆契喊道，一種新的思想在他心裏起來。他是一個男子，是女人們的主人和裁

判者。但立刻他又震蕩起來。這是一個詭計麼？還是這是一個甚麼類的故事呢？他不敢再說甚麼。她不會注意他，仍繼續說：「自然這是一個罪惡反對上帝底意旨的，倘若我騙了丈夫——上帝將給我的——隱藏起甚麼。」

她樣子似很真誠，而思想是纏住着亞伏洛姆契。

「他是誰？」他叫：「他是一個做甚麼的人？你在甚麼地方遇見他的？」

「他是一個軍官。」

「一個軍官！有了兵士因我們的罪惡的緣故，而軍官更因我們的大罪！一個軍官！你怎麼樣會遇見一個軍官？」

「我不知道，普洛克。我假定這是 *o' sardin* (註一三) 我在街上走，立刻他底眼睛就不放鬆地釘住我。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這是非常新奇的事。好像我們兩人都是在那一刻纔產生的一樣。」

「一個人不要去注意這種人——一個軍官！簡直地從他身邊走過去就是。」

「我不是從他身邊走過去麼？我爲了他幾乎靠房子的牆邊的一條路走。我變作鎮靜的，我變



作沒事般，我走過他。」

「是，過去是過去了。那是這事的末尾——不是麼？」

「沒有。有一天我坐在窗邊，忽然他會站在街上，望着我。我想我應該離開窗口。我無法可想。」

「Ausgallene Schrotf！」亞伏洛姆契叫道，帶着一種苦痛地滑稽的雙關口氣：「我知道的

——於是你又在街上遇見他。」

「於是我又在街上遇見他。」

「他說些甚麼呢？」

「因為上帝的緣故，普洛克！怎麼樣他能對我說話——我將要哭起來！我將要死了！在街上同

一個軍官說話！我永不再看他了！」

「是的，」亞伏洛姆契帶着倦弱的微笑說，「倘若你既不對他說話又不看他——」

「普洛克，我將告訴你真話：這就是我為甚麼到這裏來的原因。我不曾對他講過話，但我想着

他，而甚麼時我再遇見他我覺得他是知道的。」

「那你不是說你不會看他麼？」

「我不會看他。」

「Schkorum」(註一四)亞伏洛姆契喃喃地，臉一半轉向牆。

「我不會看他，我住在家裏，此後一個人就沒有出去過。」

「那是好的。很好的。」

「但他寫信給我。」

「他沒有講過話，他就寫信麼？——我聽你說甚麼，葛蒂爲甚麼要傍敲側擊你還是直直爽爽的將全件事情告訴我好些。」

「但是我是在告訴你他寫信給我。」

「他寫些甚麼呢？」

「他寫——一個人寫給年青女子寫些甚麼的，他要看看我，他要同我說話，他要遇見我。」

「那是他們所常常寫的，可以不必注意他。」

「可以不必注意他！普洛克，當那時你帶母親同我到戲院去看『斯維特·多林之家』他們說起 runes 一字，我是知道甚麼是 runes，但是你不知道牠，普洛克。」

「她關於這些知道的很多，」亞伏洛姆契喃喃地自語道。稍稍靜寂一息以後，他繼續道，「Runes 在戲劇上她是追在他後面的。」

「我沒有追在他後面。我怎麼能够呢？他怎麼能離開母親和兄弟逃出去呢？」

「所以如此。你是一個好女子，葛蒂。你留在家裏。那麼事情終究會過去的，真的過去麼？」

「於是一個星期五的下午我收到一封信，在裏面他告訴我他在星期日早晨要離開了，現在他如一個臨死的人一般緊急的要求我；我願望見我惟一的一次，我就自己決定在星期六晚上我能有甚麼時間——我能够去，因為母親到戲院去了，兄弟都還沒有回家。他要求我像一個站在死前的人一樣！」

「Runes」亞伏洛姆契說：「那 verschwärzte 寫法該詛咒的 runes 上帝咒罵創造這字的人！Omein（註一五）呀，那麼你去麼？」

「沒有，當我將要寫信，整出時間與地方來，這已經是 *Hret*（註一六）而母親已點亮安息日的蠟燭了；這自然是不准甚麼人寫東西的。」

「這樣你當真沒有寫了麼？」亞伏洛姆契問，雖則他自然是很知道的。

「我手裏捻着筆；但當我將要落下紙上，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破壞安息日，我底父親穿着他的壽衣站在我前面。」

「呀？」

「是的。星期六晚上，那時我能再寫，這已經太遲了，這已經一切都過去了。我謝謝上帝。」

「這是在甚麼時候？多久以前？」

「那是你對我提議的第一次的時候，二十年以前。」

「二十年！」亞伏洛姆契高聲道，臥倒在牀上。「葛蒂！憑着萬能的上帝講話！我愛着了一個

*Schikse*，並不在二十年以前！」

「你，普洛克——可憐的亞伏洛姆契呀！」

「你將恕我麼，葛蒂？——因為她的緣故我去上吊的——我瘋了，我癡狂了；但爲甚麼我還睡在這裏！但現在甚麼都過去了，葛蒂；你將與忍受而恕我麼？」

「可憐的亞伏洛姆契，我底上帝座前的丈夫！讓我們記着這死而互相保守直到 *Pat Ha-*  
*MOVES* (註一七) 到來！」

幾時以後，亞伏洛姆契在他底舊寓所裏出現，搬他底所有到別一個地方去，那裏是爲他預備好的。他樣子恰似他經過了大變故，更蒼白，但這是幾分適合的。這夥計來向他告別，且對他自己說，亞伏洛姆契樣子好像他內部洗刷過，但二人都困惱的。終究亞伏洛姆契總結的說：「呀，我瘋了，我癡狂了，我不要活了。你救了我，放我下來——我仍去上吊！但現在我有很好的方法去吊死自己了！」

(註一) “*Svend Dyring's House*”, *Henrik Hertz* 著的浪漫劇，根據一首古代的民歌，說一位死了的母親，她

來看她底被人所遺棄的兒女們的故事。

(註二)一個無思慮的野蠻人。

(註三)願他在天平安。

(註四)「斯維特·多林的家」裏面的英雄，刻 Rune (北歐古文字) 的愛情詩在一隻蘋果上。原字 Risto 是兩種

意思，一種是刻字，一種是焙乾。

(註五)天誅呀！

(註六)神經錯亂。

(註七)完全發瘋。

(註八)我是樣樣都弄不好了。

(註九)非猶太人的姑娘。

(註一〇)願他有福。

(註一一)伊甸樂園。

(註一二)一切以色列人。

(註一三)運命的愚弄。

(註一四)謊話。

(註一五)亞們。

亞伏洛姆契·奈丁甘爾

(註一六)安息日的晚上(猶太人以星期六爲安息日。)

(註一七)死神。

芳斯夫人雅各生(J. P. Jacobson)作

金橋譯

在亞維格諾地方的教皇底古宮的後面，有一所齊整的花園，坐在裏面放着的一把長椅上，可以眺望龍河、杜蘭斯花園，以及丘阜和田野，並城之一角。

十月的一天下午，在這把長椅上坐着兩個丹麥女人——一個是寡婦，芳斯夫人，一個是她底女兒，伊利諾。

雖然她們到了亞維格諾已有好幾天，和她們眼前的景物已熟悉了，可是她們卻仍然驚奇布洛溫斯是這個模樣。

這真的就是布洛溫斯麼！一條含黏土的河流，有一堆一堆的泥沙，長的石褐色的沙礫的河岸，一草不生的灰褐色的田野，灰褐色的丘阜，多塵灰的道路，相近白房子的地方，處處都是一叢叢的黑色的樹木——統統都是黑色的大小樹木，在這一切之上是淡白色的天空，顫抖着光芒使一切



變爲更蒼白，更乾燥，更明亮，而且更疲弱，到處沒有一點多水分的閃光與飽和的顏色，祇有飢餓，日炙的淺色！而且空中沒有一點聲音，沒有鏟刀割草聲，沒有一輛車子在路上轆轤的前進聲！城之無論那邊似乎都是由沈寂築成的，所有這些終日囂囂的街市，和所有這些聾啞似的房子，窗門到處緊閉着，每窗都緊閉着，在這些房子裏面，看也看不見東西，聽也聽不到聲音的！

芳斯夫人對於這無生氣的單調景象，祇有忍耐的一笑，這使伊利諾平白地有了感觸，不是惱怒和煩擾，而是嗚咽和疲乏，一種悲哀的沈思，有如隨終日濛濛的細雨而飄下；或如煩厭之時聽時鐘底呆笨的慰問的鏘鏘聲；或如由壁紙上的花朵引起接連的相同的夢在人之腦中，在違人意地旋轉，圓而破，破又圓地使人生厭而後已。這種景物使她四肢無力，幾乎暈去。也因爲今天底景色，和曾經爆裂過的一種希望的回憶，和現在正在憶念的甜蜜的夢，及使她害羞的惹人厭的夢，她仍不能忘懷的夢，取着一致的行動了。爲甚麼這裏的景物會喚起她底記憶，在平凡的環境裏，在絲光的山毛榉之下，閃爍着「聲音」的旁邊，打擊她如此之甚呢？雖然每座灰褐色的小山私說了她底秘密，而每間絲頂的房子是對她保守靜默地站在那裏。

她遭遇到年青的心底舊恨了。她曾愛過一個男子而且信任他，但他忽然另愛別人了。爲甚麼呢？她有甚麼對他做錯了呢？她有怎麼的不同了呢？她不是依舊和從前一樣美麗麼？舊時的永久的問題又來了！她不會對她底母親說過一句話，但她底母親已猜想到了，而且已對她很關心了。伊利諾會在這個已經知道但不想再去知道的懸念之中痛呼的。這也是她底母親所已經深知的，所以她們到外國來。全個旅行的目的，就只在使她忘懷而已。

芳斯夫人並沒有注視她底女兒底面龐，因此研究她底心思而使她不安。她只用一隻眼看着她底顫抖的小手，這小手是無所落着的伸在椅板上，時常在移動，猶如一個發熱的病人在牀上展轉反側一樣。她只要看看那隻手，她就知道青春的秀眼是怎樣倦勞地凝視着空間，悅人的面容是怎樣劇烈地戰慄於每一呼吸之內，苦痛是怎樣使她失色，在她額角底透明的皮膚下所顯露出的血管是怎樣憔悴的藍。

她爲她底小女而如此悲哀；她渴望有孩子來靠依着她，使她可以放下所有她能想到的在她腦內底慰語。但她卻相信，有許多悲哀必須死在祕密中，定不容許說出甚麼語言來，恐怕他日在新

的情況之下，一切都變做歡樂和幸福了的時候，這些話語會成爲累贅和束縛；因爲發言的人會聽到這些語言，會在別人底心中私語，而且會以爲這些語言能在別人底思想注目和轉移。

此外，她還以爲惟恐因她底自信而使她底女兒苦痛。她不要伊利諾在她底面前臉紅。不管多少可以見效，她不願幫助她而使她自覺羞恥，由那對着別人底眼前，開了她心靈中底最祕密的室門。反之，這雖然對雙方都更難忍受，她卻高興地在她年青的女兒身上去尋出某種堅強的固執，和她自己所具的那種崇高的精神相似。

多少年前，有一次，那時她自己也還是這麼的一個二九妙齡的女郎，她也曾經用她底整個心靈，用她底身內的一切力量，生命中底各個希望，和種種思想去愛。但一切徒然。男子只有他底忠信的供獻，和一種無窮盡的訂婚的試驗；但這種情形在她底家裏是不能再等待了。於是她受了人們給她的男子，那些情形中底主人的一個人。她們結了婚，來了兒女，一個是兒子，泰戈，和她同在亞維格諾，一個就是坐在她旁邊的女兒。她底結婚實在產生了許多比她所希望的更好，更光明，也更幸福的事。八年功夫完結了；她底丈夫死了。她真誠地哀傷他，因爲她從這個文雅，貧血的人學得了去

感受愛情，他以緊張的，自我的專誠，幾乎病態地愛着這屬於他底家庭，而且他除出做事要得他底同意以外，甚麼也不管，不過這樣，此外毫無甚麼了。

在她底丈夫死了以後，她就爲她底子女們而活了；但她並不和他們過隱遁的生活。她過社會的生活，如一個年青而有錢的寡婦所當然做的那樣。她底兒子現在二十一歲了；她自己也快到四十歲了，但仍美麗。沒有一根白絲在她底密密的金髮上，沒有一條皺紋損害她底大而有神的眼睛；而她底身軀是勻稱的豐滿的而又苗條的。她底強壯的秀麗動人的姿容，是由年齡所賜給她的更黑和更有色的皮色而愈顯著了。但在她底扭曲的脣上底微笑裏有溫和，在她底褐色的眼睛裏溫柔的水盈盈的熱情裏，有一種近於青春的希望，那使她底面色復成爲和藹可親的。雖然也有那種成年婦人底豐滿的憂鬱的兩頰和堅實的頰兒。

『泰戈來了，我想，』芳斯夫人對她底女兒說，當她在緊密的籬笆之另一邊聽到笑聲和丹麥人的呼喊聲的時候。

伊利諾將身挨近她些。

是的，那是他們，泰戈和克斯泰什，并同她底姊妹和女兒，是從哥本哈根來的，克斯泰什夫人是病在旅館裏的牀上。

芳斯夫人讓坐位給那兩個女人。男人們說了幾句話，站着，但隨即被這灰色的矮石牆所引誘，是圍繞着這注目的地方的，他們就坐下在矮石牆上，不多說話，因為這班新到的人，在經過了玫瑰紅的布洛溫斯底短距離的火車旅行之後，疲倦了。

「看那兒呀！」泰戈突然喊道，拍他底掌在他底輕質的磚上。他們看了。

在褐色的遠景的前面，升起一陣塵雲，在這之中有一條披肩，一匹馬也可以望見了。

「這就是我所說的英國人，他剛剛到的，」泰戈對他底母親說。又轉向克斯泰什。「你會看見過任何人騎馬像這樣好麼？他使我記起一個戈超人。」

「或瑪薩伯，」克斯泰什回答。

騎馬者不見了。

他們站起來，向旅館去了。

芳斯夫人和她底子女們在倍爾福遇到克斯泰什，因為他們既然走的是同條路，由法國南部，再沿着列維拉，所以他們現在也一起了。兩個家屬都在亞維格諾逗留了。因為克斯泰什夫人舊病復發，伊利諾也需要休息了。

泰戈對於這個安排有些高興；一天一天地過去，他無法可醫地鍾情於美麗的伊達·克斯泰什了。芳斯夫人對此覺得不安。雖然泰戈自信心很強，他已到了成年了，並不急急於訂婚。而因此，這個克斯泰什呀！伊達是個美妙的少女；母親是一個出身名門的有教養的婦人；她底父親也才富兼全的，但他有種可發噓的態度；一提及他底名字，人們底脣上就都有微笑，人們底眼中就都有瞬閃。因為他是非常急躁，非常熱情、粗俗、饒舌和直率，同這樣的熱心者同處是需要許多的小心的。芳斯夫人不喜歡的意思是人們提及泰戈的岳父時在他們底眼中瞬閃，或脣上有微笑。因此，她對這一家人頗為冷淡，這大大地苦痛了熱情的泰戈。

第二天早晨，泰戈和他底母親去參觀城內的一個小博物館。他們看到大門是開着，但到陳列

室去的門是鎖着，搖搖鈴又沒有人接應。他們向門進去，到一個小天井中，四圍是新刷白的拱廊，短短的堅實的圓柱的，黑色鐵桿支撐着。

夫人他們團圈的走，觀看無論何種在壁上的殘片：羅馬墓石，石棺的斷片，一個覆布的無頭像，兩根鯨魚骨的脊椎骨，和一排建築上的小裝飾。

在全個的陳列室上都有新鮮的白粉刷過的痕跡。

不久，他們又回到走進去的地方。

泰戈爬上後面的扶梯，要知道屋裏有沒有人，這時芳斯夫人在拱廊上徘徊。

當她走近大門，就在她前面，路之盡端，出現了一個高大的有鬍鬚的，面皮曬黑了的男子。他帶了一本旅行指南，似乎正在傾聽着甚麼東西，於是向她瞟看。

立刻昨天的英國人來到她底心上了。

「請原諒我，夫人，」他好問地說，而且鞠躬。

「我也陌生的，」芳斯夫人回答：「這裏似乎無人管理，可是我底兒子跑上去尋去了……」

這話都是用法語說的。

在這時，泰戈回來了。「我到處都找遍了。」

他說：「甚至居室內也找過了，但連一隻耗子也沒有看見。」

「我聽你們的講話，英國人用丹麥語說了，「我有遇見同鄉的快樂。」

他又鞠了一個躬，後退幾步，彷彿暗示他所說的只要讓他們知道，而他也懂得他們所說的甚麼了。但突然他走近了，他底臉上有一種緊張的激動的相貌，問道：「夫人，這可能麼？我和你，似曾相識的呢？」

「你是愛彌爾·安爾勃羅什麼？」她喊道，伸出她底手。

他緊握了。「我是的，」他快樂地說：「當真是你呀！」

當他注目她底時候，眼淚幾乎湧到他底眼上了。

芳斯夫人介紹了她底兒子。

泰戈，在他一生中從沒有聽到安爾勃羅什的名字過，他以爲不過一個戈超人做了丹麥人而



已。於是稍稍停了一下，別人說及甚麼的時候，他不能不打破沈默了。「我昨天說，你使我記起戈超人了！」

是的，安爾勃羅什答，與事實相差不遠，因為他住在拉·布拉泰草原上有二十一年了，在這期間內，他是騎馬比步行多。

他畢竟回到歐洲了麼？

是的，他賣了他底畜牧場和綿羊，回來看「舊世界」他出身的地方，雖然，真誠地，他時常覺得極討厭，僅爲他自身底行樂而漫遊。

大約他是因爲見慣了草原而思念故鄉的罷？

不，他從來不渴望或幻想甚麼故鄉，他只顧念着他底日常工作。

他們如此談話，終究管理人來了，他很熱的樣子，氣喘喘地，高莖頭在他底腋下，緋紅的蕃茄在他底手中。他開了小小的密不通風的圖畫展覽室，在那裏他們只看到老浮爾納底黃色的雷雨雲和黑水的最模糊的印象，同時他們更深知在好多年前他們分別以來的各人底生活和命運。

因爲他是她戀愛過的人，當她爲別人妻的時候。隨後的幾天內，他們常是在一起，這時別人們——注意到，以爲這樣的一對老朋友定有許多話要彼此訴說的——也常讓他們在一起，在那些日子裏，他們不久就證實，不管時間怎樣地改變了他們，他們底心是一點也沒有忘記了。

恐怕是他首先感到這個的，因爲青春底一切懼怯，她底浪漫史和淒慘的渴望，都立刻壓倒了他；他因此苦痛了。如此突然地苦痛了這成年的人，使他失去了由一生的修養所獲得的鎮定和自信，不然，他願望他底愛被埋在地下；這樣，當更爲高貴，更爲鎮靜了。

芳斯夫人知道自己不再年青了，但這似乎在她心靈內底築了堤的淚流彷彿又潰決而流起來了。哭是極愉快而慰心的事。她在她底淚中發現了寶貝，覺得她自己更富有，此外一切也對她更有價值了——終於是一種青春的感覺。

一天晚上，她獨自坐在旅館裏。伊利諾早就就寢了，泰戈送克斯泰什一家上戲院去了。她坐在她底乏味的房中，在一對蠟燭所行出的微光下做着夢，不斷地來來去去，直至她底夢到了消失爲

止。她倦了，但帶着愉快的舒暢的懣疲，是當快樂的思想開始在心中睡眠的時候所散布於我們底身內的。

她不能全夜都這麼懶洋洋地坐在那裏，甚至連一本書也沒有；而戲劇還要過一時纔完了。她於是在房中徘徊，又站在鏡子的面前撫掠她底頭髮。

她可以到樓下的圖書室去翻閱雜誌。在晚上這個時候是常常沒有人在那裏的。

她披了一條大而黑的花邊頸布在頭上，走下樓梯來。

是的，室內是空的。

小房間內裝滿了用具，炫目地照耀着六盞明亮的煤氣燈火。裏面熱熱的，空氣很乾燥，幾乎在烘焙一樣。她把頸布拉下到肩上。

白的書頁翻在桌上，大的金字的畫冊，空的天鵝絨椅子，正方形的地毯，和打皺欄的幃幔，一切在強烈的光下望去都如此緘默。

她仍舊做夢，夢着她站着聽那煤氣燈火的悠曼的歌聲。

熱氣使她幾乎眩暈。

緩緩地，支持着她自己，她伸手到一隻重重的青銅的壺上，那是放在壁旁的攔柱上的，握住了牠印花的邊上。

這樣站着是舒服的，青銅對於她底手是可愛的涼爽。但她站在那裏時，別種成分又走入她底心境中了。她開始感到彫刻底姿勢之美，她陷入這美的姿勢裏面，使她底四肢與身體覺得滿足。在那時，她實現了加於她底豔美，而且她底姿勢是變做怎樣的好，加之她底身體的那種感官的和諧，浸在勝利的情緒中，這種情緒充滿了她如一種新奇的又神聖的感奮。

在那時她感到她自己是非常強健。放在她面前的生命有如一個偉大的光榮的日子；不復像日薄西山時底那種靜寂而悲哀的日子，而是一個極大的警醒的時間，帶着狂熱的脈搏底一秒一秒的跳動，帶着光明的歡樂，帶着順利和勇猛，帶着無窮的向內與向外的發展。她歡欣於生命之充實，以一種灼熱的光和昏暈在渴望着。

她這樣站了許久，她底思想迷惑了她，忘記了她底四周的一切。突然，她似乎諦聽着沈寂，煤氣

燈火底悠曼的歌聲，她底手從壺上落下，坐在桌旁，翻起畫冊的頁子來了。

有人在開着的門外走過；她聽他腳步又回轉來，於是她看見安爾勃羅什進來。

他們說了幾句話，但好像她正注心於圖畫，他也只好看起雜誌來。但雜誌似乎不能使他有興趣，那是當她擡頭看時，她底眼光碰到他底而他底也似在探求她的。

他底談鋒方開始，他底脣上就有一種顫動而堅決的痙攣，明明白白地告訴她他要說的話語是甚麼。她羞紅了，直覺地，好像要他底話收回去，她把雜誌由桌面遞給他，指點幾個正在對野牛拋擲套索的牧人的圖畫。

他對於畫家底用套索逮捕的藝術底天真的觀念之嘲弄，幾乎被引誘了。這個，當然，同在他心中底一個對比起來，是個惑人的容易講話的題目。但他堅決地把雜誌拋在一邊而輕輕地伏在桌上。

「我近來時常想到你，」他說：「我常是狠狠地想你——從前在丹麥，現在至此地，都是如此。因為我終是愛你；但有時我又似乎覺得在我們現在重行相會以前我未曾愛過你，這是不真的，現

在我對你的愛是這樣的深，因為我終是愛你；終是愛你。假如現在我可以稱你為我底，你不能懂得這對於我是甚麼意義，倘使你，這許多年代被人套去的人——倘使你願回轉來！」

他稍稍地靜了一下，他又站起來走近她。

「呀，我說了些甚麼話呀。我站在這裏，盲目地說，對一個陌生人說，對一個翻譯者說，她一定又會把我所訴說的話翻給她底心的。我不知道……站着考量我底話……我不知道說的多麼遠或多麼近……我不敢發出泛濫於我心內的那種崇拜的祈禱——我敢麼？」

他倒在她旁邊的一把椅上。

「只要我敢做，我甚麼也不怕……這是真的呀，上帝祝福你，保拉！」

「再也沒有甚麼東西使我們分離了，」她說，把她底手放在他底手裏。「無論如何，我還有一次去享受幸福的權利，去過一個充實而自然的生活，充實我底夢想和欲望的。我始終未曾向命運辭去我自己。祇因為幸福不肯降給我，我永不相信生命全是暗淡和服從的。我知道人們能夠在這個世上享受幸福。」

默默地他吻了她底手。

「我知道，」她慘然沈思說：「那些將最和平地批評我的人們，會允許我知道這個歡樂，你愛我；但是他們將說，這個對於我應當是够了。」

「但對於我是永不够的，莫非你有如那樣打倒我的權利麼？」

「不，」她說：「不。」

一息以後，她走上到伊利諾那裏。

伊利諾睡熟了。

芳斯夫人在牀畔坐下，注視了憔悴的女兒，她底面貌在黃黃的稀薄的燈光下，可以看得出是模糊的。

爲了伊利諾的緣故，他們必需等待。在一二日之內他們要離開安爾勃羅什到尼斯，他們要住在那裏。這全冬，她要爲伊利諾而住着。但明天她要告訴他們她遭逢了甚麼和吟望着甚麼。不管他們把此事怎樣想，她不能再一天的忍受，和他們在一起了，因他們底心封閉起這樣的一個祕密。

來。而他們呢，也需要有時間把這個意見來自己習熟；因為有了一條歧路，怎樣妥當是靠孩子們自己的。他們不論採取何種手段，對她和安爾勃羅什，當然有完全的自由。她不要甚麼。這是爲他們而給的。

她聽到泰戈底足音在會客室裏，又走進到那裏來，遇見他。

他眼睛閃爍的，同時顯出非常顫抖，芳斯夫人立刻就知道他遇到了甚麼，可是她也猜到是甚麼了。

但他——他想找出一個適當的介紹，對於那在他心上的事情——心不在意的談着戲院；而未等到他底母親走向他而撫他底前額，迫他看她，他卻就說出他底祕密了，就是他向伊達·克斯泰求婚，而且已經答應了。

他們關於訂婚的事說了許多話，但是他底母親老是有這種感情，帶着幾分隱藏的說話，那是她所無法克制的。因爲她自己有刺激，她惟恐對泰戈太依順了；此外，她也不能忍受她底猜疑的思想，在她底今夜是忠實，明天就懺悔之間連接着淡淡的影子。



泰戈，無論如何，對於她底那種隱藏是不覺得的。

這一夜，她睡的很少，她底思想使她不能睡真是奇怪的事呀！他和她又會相遇，而且還和舊時一樣，的互相戀愛！

舊的日子，尤其是對她！她不再年青了；她一定不能裝作一個年青姑娘的模樣了。未來可以證明，他以後將對她難堪，而且自從她十八歲以來，也有許多年了，對事實也慣了。可是她終究覺到年青。從各方面講她都年青；雖然她知道她底年齡，清清楚楚地知道，在種種的精明的動作上，在外貌和姿勢上，在態度上，這種態度，當她回答叫呼時，她是用微笑來替代應聲的。一天總有十次她老是在想着這些事，因為她缺少勇氣，去隨她底心做裝的地底態度有如年青的一樣。

思想是起來，消滅，但常是這個同樣的問題，就是留下了孩子們的問題。他們要說甚麼話呢？

次日近午，那時她又走近這個問題。

他們都坐在會客室內。

她說，她有甚麼很要緊的事情告訴他們，這個將使他們底生活很大地改變的，而且將使他們

非常地驚駭的。她要求他們用心的鎮靜地聽，不可分散他們底感情，因為他們必須知道，這個她所告訴他們的事是不能挽回的。再沒有甚麼事能移動她底主張。

「我又要結婚了。」而且她告訴他們，如何在她熟悉他們底父親以前，她本來是和安爾勃羅什戀愛的，如何他們又離散了，如何他們又重相戀愛。

伊利諾哭了。泰戈從椅上起來，完全昏迷了，走向他母親，跪下去，緊捏着她底手。他將她底手可憐地壓在他底臉上，惑亂的，呼吸阻塞的。

「呀，母親！我們對你怎麼辦呢？我們並不時常愛你麼？無論我們在你身邊或離開了你，我們總是依念你如同這世上所最親愛的人。除出依靠你之外我們不知道有父親。你教我們去愛他。倘若伊利諾和我是互相愛好的，那也因為你教我們互相愛是怎麼有價值的緣故。同樣，我們對無論何人都是接近親暱的。我們底一切都從你來的，我們崇敬你，母親。倘若你知道……你並不以為我們是何等的渴念你的話。你教我們要自制，我們就永不敢如我們所願望的那樣要求你。而現在，你卻說，你要離開我們，完全地將我們丟在一邊了！這是不可能的。還有甚麼人能比這個更甚的傷痛我

們麼？況且你是不願傷痛我們的，你是要我們好的。告訴我們罷，這是不真實的母親，你說罷，這是不真實的泰戈；這是不真實的伊利諾。」

「自制一點罷，泰戈！不要使你和別人都更難受。」

「難受的！他說：『難受的，難受的！我願意這個難受不比你所說的事更壞；但你所說的事是可怕的——出乎意料之外的！這儘够使人發瘋了。你真的知道麼，你所給於我們的想頭是甚麼呀，我底親身的母親會接受着一個陌生人底擁抱呀！我底母親歸根還要一個男人底熱情，擁抱了而又擁抱着！那種思想對於她底兒子，是比最兇的傷害還兇。——但這是不可能的；一定不可能的。莫非兒子底求懇都無用麼？伊利諾，不要專坐着哭呀！援助我求求母親哀憐我們罷。』」

「芳斯夫人做一個手勢想使她底兒子平靜一點。『讓伊利諾在那兒罷，』她說：『她大概十分疲倦了；況且我已經告訴你過，再也沒有甚麼能够改變了。』」

「我願望我是死了，」伊利諾說道：『但是，媽媽，泰戈所說的話都是真的，像我們這樣的年紀你沒有權利再給我們一個繼父了。』」

「繼父！」泰戈呼喊道：「我希望他一息都不敢……你是瘋了，母親。他從那裏進來，我立刻就從那裏出去，在地球上再沒有力量能使我容忍與那人有親戚關係了。在他和我們之間隨你選取一樣罷！倘若快樂的伴侶在丹麥是首先最要緊的，那我們就流放到外面去；倘若他們住在這裏，我們立刻就走。」

「這是你最後的話麼？泰戈？」這位母親問。

「我希望你相信！想像一下這樣的家庭生活；伊達和我在夜裏坐在露臺外，而甚麼人卻在桂樹後面絮語，於是伊達問我：「誰在說話呀？」我答：「這是母親和她新婚的丈夫。」——我不願這樣說；但是你看現在的刺激如何，這使我何等不幸。而且這對伊利諾也同樣的刺激，一定的。」

芳斯夫人讓孩子們走開，她獨自留在那裏。

泰戈是對的，這個新聞是做不出怎樣好來的。在那一息功夫他們離開她是怎樣的遠，他們是怎樣地注視她，不再似她底孩子了！但是，如同他們底父親底頃刻間，他們就怎樣的離開了她，他們覺察出，她底整個的心不再屬於他們了。但總之，她不僅是她底孩子們底母親；她還是有個人的存

在，帶着她自己底生命去生活，帶着希望，這種希望同他們是無關係的。但是，或者，她不是如她自己所相信的那麼年青了。在她和他們的談話之間她已經證實了。她不是坐在那裏顫抖着，幾乎感覺到她自己侵佔到青春底範圍麼？青年底自私與天真的苛酷，反應在他們底一切所說的話裏了——惟有我們有愛的權利；生命是我們底；你底生命是義務，爲我們而存在的。

她開始知道舊的日子之可以祝頌了。並不是她願意老去，而是老的時日對她微笑了，隱約地如同在遠方的平靜，總之，現在這個刺激，會有如此多的爭論的情形。因爲她並不相信她底孩子們將改變他們底心意，但是自然，在她拋棄了這個希望之前，她必須對他們說而又說。這是很好的，安爾勃羅什將即刻離開那裏了。恐怕他不在眼前，孩子們也會平靜一點，那她也可以繼續的對他們表示，她是如何的在尋求他們底幸福。他們所第一苦痛的是時間缺乏，如完全——不，她並不相信完全底結果一定是好的。

決定了，安爾勃羅什回到丹麥去，預備他們底婚事而住在那裏，暫時的，至少要如此。雖然這似乎很少希望。孩子們避開她；泰戈常是同伊達，或者同她底父親在一起，而伊利諾則和克斯泰什夫

人病在一道了。終究，那時他們遇見了在一塊，那麼談些甚麼好的舊時忠心的話呢？有多少的題目變做談論的資料呢？倘若他們捉到了一個題目，牠底興趣又變做怎樣呢？他們坐在那裏，惶惑地談着天，像主人與客人一般，他們在互相取樂了以後，分散了——幾人是離開，思想着旅行的事；幾人是留下，思想着他們底日常的例規的事，當那班客人們去了以後。

他們不再和往昔一樣了；他們失去了他們底骨肉的感情了。他們談着下星期他們當如何安排的事，下月的事，甚至一月以後的事；但這都不如以前的時候，當他們計劃着他們底生命底日子那時之使他們有興趣了。現在，只有一條路，將日子挨延過去，日子，那是能够通用於這個方法或別個的；三人都向他們自己，以後怎樣？在生活中他們不再舒泰了，因為他們沒有去建築基礎，這樣一直到他們底分離決定了為止。

一天復一天，孩子們忘記了他們底母親的對待他們的事了，如同一般孩子們底相信天下沒有一件公正的事的對待他們一樣了——千次的利抵不過給他一回的害。

泰戈是兄妹中最柔和的，但也是受苦最深的，因為他愛她也最深。許多個的長夜，他悲傷他底

母親，是他所不能再拖住如他之所願她了。有幾次，當他記起她底愛他底時候，他底另外的一切感情就都茫然了。有一天，他走到她前面要求她，求乞她讓他們獨自，但得到一個「不」字的回答。這個「不」字，使他底心變強硬，也使他底心變冷酷，一種冷酷就來使他恐怕，因為伴着冷酷而來的是一種可怕的空虛。

伊利諾稍稍不同些。她底態度有些奇怪，主要地，因為她感到這對於她底死了的父親是一種不義，他是她所很模糊記得的。在她底想像中，她非常生動地描了他，將她所聽到的關於他的一切都掘出來，問着克斯泰什和泰戈，每天早晨和傍晚，對着他底肖像接吻，懷念着，幾分歇斯脫里病的樣子，對於他底保存在家裏的一切舊信，對於一切屬於他的東西。

當她底父親在她底尊敬中升起，那她底母親就低下去。事情是，她在她女兒底眼中，她底戀愛是使她更低下；她不再是母親了，她不過是完全的聰明的，最高而極美的人的動物罷了。她是同其他一切婦人一樣的一個婦人——還不如別的婦人，因為這緣故，她還可被譴責、批評，而且找出缺憾來。伊利諾覺得有她自己底不快樂的戀愛是喜悅的。她不知道她底母親會多少的幫助她過，在

她底隱秘中。

日子過去了，這個生活底方法是漸漸地更難忍受了。他們各人都知道，和解是沒有希望了；如其不能好好的再團聚，他們還是遠遠的分散罷。

克斯泰什夫人，她現在病好了，但還另住一室不與人交接，她很知道這個問題，因為她均勻地從各方面都聽到話。她同芳斯夫人作了一個長談，芳斯夫人是很快樂她找到了一個朋友，這朋友是能平靜地聽她底未來的計劃的。克斯泰什夫人提議，叫她底孩子們同她一道到尼斯去，安爾勃羅什回到亞維格諾來，如此，他們就可結婚。她底丈夫可留在這裏，幫忙她如同證人。

芳斯夫人躊躇了一下。還對她是不可能的，她要知道孩子們對於這計劃想些甚麼。可是他們得到這個消息，表示一種靜默的尊嚴的態度；而且當他們被強迫要回答的時候，他們僅僅這樣說，他們是服從，當然，他們底母親已經決定的事，甚麼都只好服從的。

終究，她照克斯泰什夫人底忠告實行了。她和她底孩子們告別，他們離開了。安爾勃羅什回來，他們結了婚。



西班牙變了他們底家庭。安爾勃羅什之所以選擇她是因爲他底綿羊牧場在那裏。

對於丹麥，他們沒有一人想去。

如此，她們很幸福地住在西班牙。

她兩次寫信給她底孩子們，但他們逞着忿怒的意氣將信退回來了。以後，無疑的，他們後悔了，但是執拗阻止他們寫信給她，如此，一切的往還都在他們之間斷絕了，雖然，他們從朋友那裏還是時常互相聽到各人底消息。

五年過去了，安爾勃羅什和他底妻一道快樂地住着。以後，她忽然病了。疾病是迅速的厲害的，似不能免於死了。她底精力是一時一時的消失了；一天，眼見得墳墓離開她眼前不遠了，她又寫了一封信給她底孩子們。

『親愛的孩子們，』她寫道：『我知道你們將讀這封信的，因爲你們得到這封信，我已經死了。不要怕，裏面沒有責備的句子。我但願能够用十二分的愛情來寫滿牠！』

『當人們互相愛好的時候，泰戈同伊利諾——小伊利諾——那麼誰最愛勝？就誰最屈服；因

此，我又一次走近你們，如同在我心所想的，我將每點鐘都見你們底面，盡我所能的長久。親愛的孩子們，將死的人是非常可憐的。我現在也非常可憐，因為整個美麗的世界，有我底財富和多年來的幸福的家庭的，現在都將離我而去了；我底坐位將空虛了；門將鎖起我來了；我底腳將永不再踏到地上了。因此我用着祈求的目光望愛我的世界，因此，我願見你們，祈求你們用一切你們所曾經給與我的愛來愛我；因為在心內忍受着這些：記起了在世界上只有少數永久是我底。祇有記起了這個，此外甚麼也沒有了。

「我從沒有懷疑過你們底愛；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使你們所大怒的正是你們底大愛。倘若你們少愛我一點，你們正可隨我去。因此，我要這樣說：倘若一旦有人，憂傷到灰心了，來敲你們底門，同你們談關於我底事，因為他自己底悲哀來談我的，那麼記牢，就沒有人曾經像他這般的愛我了；一切的愉快，從那人底心坎中發現出來的，皆給了我了。而不久，在這最後的重要的一刻，當黑暗下來，他將執住我底手，而他底話將是我最後所聽到的了。

「再會了，但這並非我對你們說的最後的再會；因為我要盡我所能的告別到最後為止。一切

我底愛都在這裏了，幾年來的渴望，從你們幼少時起的記憶，同無數的願望與無數的感謝。再會，泰；再會，伊利諾。再會，一直到我底最後的再會！

「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

「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

「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

「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

「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

「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

「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

「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

「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

「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你們底母親。」

# 斯得納做了農民的妻沙多夫(S. Schandorph)作

金橋譯

從六月二十四日起，沒有落過一滴雨，現在已是八月將完了，路好像湧溢着粉末，滿飛在曠野中。留着殘株的乾田燥到開裂了。休耕田上發出黃色火燄磨擦着帶灰色的白土。淺淺的溝渠叢生着骯髒的野草，像撩亂的頭髮。一切生物乾涸在絕望的遺棄中。無雲的青天虐待牠們如此久。太陽，現着自傲的微笑，無情地繼續地焙烙牠們，現在，不顧牠們的燃燒的飢渴，牠們是非常無力地哀求着蒼天落一滴雨。在一切昏茫的空間內，沒有一點更觸目的顏色可以休止人們疲倦的眼睛。

一個農家姑娘，矮闊的身材，沿路走來。腳步翻起了灰沙似低低的濃密的霧。她樣子似被棄的草，但有頗為偉大的生命力，沒有多愁的憐憫感動了她為她如花的同類——至少她也沒有向她們丟擲一眼。只有當母牛在田野間奔跑的時候，她稍稍地轉一轉她頭巾戴的整齊的頭。她從不停止，也不加快她的腳步，保持着一種均衡的步伐同不變的寧靜，兩腳邁開去的走，好像倔強的闊軌

的四輪車，她的厚而重的皮鞋的腳，踏在地上成兩條整齊的痕跡。汗珠一滴滴從她白色的額上流下，到她紅色的有雀斑的鼻子，但這是她大而曬紅的臉上的僅有的活動。她甚至沒有對陽光瞬一瞬眼。她的口子稍稍的張着，顯示出她的非常強固而美麗的上排牙齒。時時，她舐她的舌尖在兩脣上，一直沒有改變牠們的樣子。

斯得納守身堅持的；她已經從她做工的村莊裏起走了兩哩路，還要足足的四哩以上纔會到她的目的地。她的女主人，前教士會長的寡婦，給她一全天的請假。這種發現一年只有兩次，一次在懺悔節，一次在暑假完了，當二位房東少爺回到哥本哈根大學讀書以後。

斯得納總是拿了這二天的自由日子去看她的一個八歲的女兒。教會幫助她一點，這個女孩——非正式結婚所不幸產生的——寄食在她本村的一家住茅屋的夫妻兩人家裏。她二十二歲的時候父親是和她在同一農場做工的，但曉得了她「在磨難中」，他就急忙離開跑到亞美利加去了。

斯得納沿着這灰沙的路進行非常慢，僅僅看見她移動。一二輛馬車經過她。最初是白亮的單

馬車，在後面位子上，一位肥胖的鄉下紳士是伸張四肢的斜臥着，含着雪茄煙。在前面位子上，馬車夫揮着皮鞭拍拍地趕過去。斯得納走近皮鞭所擊的地方。她也向那作威的人丟一眼。灰沙爲輪子所揚起，繞着她好像機器的蒸汽使她噴嚏。縱令車子的座位是怎樣寬舒，但一個「豪農」給一個農婦同車是永不會有的事，不過她也並沒有要求他。

一息以後她被一個屠戶的單馬車所追到。嘩啦！怎樣的一種不羈的奔馳，車身一傾軋從路的這邊到那邊，車輪衝過一邊的壕溝，高高地一跳一響！屠戶單獨的在車上。他穿着藍白條子的細麻布外衣，污着近褐色的血跡，而且快活地呼嘯『呵，蘇沙那！』(Oh, Susannah)。他的草帽撲到他火赤的流汗的前額。在車後，位子後邊，有兩隻小綿羊，咩咩的叫着，好像去做犧牲一樣。屠戶對斯得納不停的呼喊：『喂，女士，你願同我同車經過生命的路程麼？』

斯得納對於這種態度沒有回答，只急看了一眼。她對她自己說：『屠戶們常常說這種笨話的。』捲起一陣新的塵雲，她又噴嚏忍心地用她的棉布手套的背揩她鼻子，再揩手套在她衣服的臂彎上。

再停一息，她聽到第三輛車子的聲響，但沒有回轉去看。很久在後面走，從聲音聽來，馬已經緩馳了。終究追上了。這是一輛小小的兩匹馬的彈簧馬車，僅僅一個坐位。這坐位已經被一位中年男子佔領着，他看起來吃的很好，但並不肥胖。他穿着厚黑的闊幅絨布外衣，袋和邊鑲着闊的羊毛的條子。頭上戴着一頂發光的灰色呢帽，裝飾着許多小鈕釦，那已褪色到黃且露出木頭的骨在着舊的絨蓋底下。一根短煙管，有着大的木嘴的，斜依在坐位的一角。在吐了一口痰在斯得納的對方一面以後，這人停住他的馬，溫和地叫聲『立定』！又慢慢地用瑞蘭方音說：『或者姑娘歡喜上來麼？』

『謝謝，』斯得納答。

她捉住遮泥板，踏上車槓橫木，重重地，牠擺到一邊，於是她砰然一下坐在坐墊上，發出震跳的回響。

過了一息，車子的主人用眼角向她斜視，看起來似乎想說甚麼話。但當時這位客人並沒有表示甚麼要談話或友誼的傾向，他看她的眼光直向前視，讓開他，盡力地擠到對面的角上去，他重重地嘆息一聲，呼喊道：『好好，begosh ye——亨，亨！』他停下了一息，揮了他額上的汗，拿來煙管，從

一只膨大的袋裏裝滿了煙，點上火，觸着肥壯的白人的栗色馬，輕輕地一鞭，一聲「Gidap」使馬好好的跑了。

總是這同樣的白路，兩邊草木的葉被一厚層的灰沙蓋着。總是這留着殘根的田野，無限地伸展到荒涼的邊界，祇阻隔着幾家孤立的農家，或是環繞着花園半蓋着白楊枝條的茅屋。處處是乾涸的池塘，開了裂，起了皺。硬的穿孔的泥底，證明着夏季的奇異的久旱。

「真是非常地熱，」農夫慨嘆着，車行了一程以後。

斯得納點頭，仍舊直向前視。這人祇能看見她的鼻子輪廓動了一動。他又靜默了一時，等到起來一個新的想念會改變她的觀念的。

「今年的收穫非常的好。沒有甚麼可怨言。因為這個天氣實在不錯。但是——呀——麥粒不賺，我們有一大堆麥殼的堆積。」

這幾句話很打動斯得納的興味，她半轉過頭，喃喃說：「麥稈也沒有甚麼好。」

「不；只要我們在冬季過去以前不要買牛吃的芻秣。」



「或者不够，」斯得納含怒地說，從這人轉過臉去。或者這就使他餒氣了，不敢再想談別的。他幾次轉臉向她，咳嗽一聲而含糊說道：「呀，呀，beğosh！……」對這還有甚麼話說呢？——這樣，他得不到一絲的回答了，他陷於靜寂了，他更陷於沈思了。他屈向前，放他的皮鞭在兩腿間，柄靠在他右大腿上，任這兩隻小馬所歡喜的跑。在牠們所走的步伐裏，這是沒有問題的，一點鐘有四哩好走，雖則汗珠流成一片白沫在牠們的腰背間。

沒有一點聲音，除了笨重的單調的輪軸的轉軋聲，同馬具的微弱的震響，當這馬揮一揮頭去趕掉這「盲目的蒼蠅」時，那是圍繞着車子，有時，同一種短促微弱的咬嚼聲響，觸着這遮蓋旅行者的皮蓋。

這車子的主人被坐在他旁邊的姑娘的一動驚醒了他的睡意。他又向她望一眼，只見她解開有紅白斑點的毛布的結，那是打着一個包放在她膝上的。裏面又是包着新聞紙，她攤開，拿出一隻大的圓的小麥麵包，夾着燻臘腸，將牠扯作兩塊。她低着頭提一塊給她的主人，一些也沒有看他。

「謝謝給我的人。」農夫喃喃地。靜靜地一口一口的吃着他的半隻麵包。又解開別的一包生

乾酪。這一份也由女所有者分作兩半，無言的請他吃。

「爲甚麼？那是討厭的羞恥，」農夫說。但當斯得納再將麵包給他，他非常有禮貌的受去——  
「那些真是很好吃的夾肉麵包呀。」

他從坐墊上站起一半，向外衣的底袋摸索。他的手臂太短了，他有幾分惱，拉出一個槌似的一派恩脫容量的瓶。一塊藍的棋盤格的毛巾同時也拿出來。

「我們要弄夜鶯叫麼？」他問，心內嘻笑地沒有動他的兩脣。他擦着這溼的塞子和瓶引出尖銳的聲音來，於是他給斯得納吃。她生氣地向他一看，扭一扭身子拒絕了。這農夫照樣的笑，說：「爲甚麼——這不是白蘭地。這是很香美的甜酒。」

這樣說法總算改變了情形。斯得納喝了一口，怨尤了甚麼，意思還是謝謝他。農夫大大的喝了一下，盡情歡樂的說道：「唉——唉——真涼快的使暑氣都趕去了。這是有益衛生的飲品。」

斯得納點頭，舐她的脣。一聲溫柔的「唉，」於是這人顯然非常快活，那是美酒有賜於她的。他們繼續行行於白路上，車外景色與車內情形一毫沒有改變。有兩次這農人靠近斯得納，好

像他要試試她，但每回她都擠遠到坐位的那一端的角上去。

他們到了一小山。現在馬慢慢地跑了。從小山頂可以望見前面的村莊，白色的教堂的瓦蓋的尖塔高矗着，刷白的一格格的三角形尖頂。到處都是田，由肥料堆與黑棕色的田溝做界線而分割開來。

「立定！」斯得納說，這時他們到了一家茅屋，有綠的窗架和一株枯萎的玫瑰樹繞着牆上的。

「呵，這裏就是了麼？」農人說：「立定！你知道丹麥語麼？你這紅狐！」

御者就要停住這馬，而馬還不願立刻就聽命令，但好像逼迫着爲了牠的同鄉的面子。

一個小姑娘穿着玫瑰色棉布衣服站在門口，門是分作上下兩扇的，這時都開着。

「媽，」她叫起來，在地板上跳躍起來。但當她看見一個驀生人同一輛美麗的車子，她就躲進門柱後面去，除了她的紅臉頰和淡黃色的卷髮之外看不見她的身子了。一息以後一個中年婦人走出來。她點頭說：「好呀！是斯得納，是麼？今天你是坐了車子來呀！」

「我非常謝謝這位先生，」斯得納喃喃地，伸出柔軟的手給這農人，他也同樣伸出來，兩人

握了一下。

斯得納跳下車來，仍使挽繩和車槓橫木搖響了一下。茅屋中走出來的婦人和斯得納同時地向那人點一點頭。他回了一個敬禮脫一脫帽，喊一聲「吼！」就趕走了。

上面說過，斯得納是來探望她的小女兒的。住茅屋的男子做工去了。他的妻同斯得納在吃飯的時候說了幾句話，菜蔬是卷葉菜和鹹肉。

「他是亞斯洛夫里勒的潘·拉生，給你附車的人。」住茅屋人的妻猝然地說：

「是的，我知道他的。」斯得納說。

那天下午這女子比往常更緘默。同在前幾回一樣，她和她的小女兒在一塊小草地上遊戲。她們的遊戲是小女孩捉住她母親的衣服後邊，於是她們兩人推前推後，慢慢的緩馳，反覆無窮，一半唱，一半敘述的調子：

「現在我們趕到哥本哈根去，

去買香甜的朱古律糖去。」

住茅屋人的妻站在門口，用手翳了她的眼睛，說：「多少好看呀，小瑪錫那同她媽媽玩起來。」在前幾次的探望時，斯得納稍稍的更活潑些，而且停下了她永遠不變的遊戲和農婦作閒談的穿插。而今天，她的

「現在我們趕到哥本哈根去，

去買香甜的朱古律糖去——」

繼續下去沒有間斷，兩眼直向前視的。一定的，她時常吻她的小瑪錫那，她有這樣古怪的名字是紀念她的不法的父親，乾·曼達生的，但無論怎樣她的撫愛並不缺少真摯。在每次的接吻之後，這女孩給她母親一個奇怪的愚笨的想發問的注目。有一次斯得納全然地和她女兒的視線相遇了，她於是哭了。這農人的妻想，她的責任應說一句話去安慰她，就說出下面這樣：

「呀，男人都是些污穢的廢物，他們真是這樣，真是想想那個乾·曼達生！唉，他們個個都是如此，Bogoh。他自己自然是並不火性的，也不在女人之後追逐——可憐，不——但反之，他是時常喝酒的。」

『我想如此，』斯得納煩惱地說：『他是時常捧牢白蘭地的。』

『呀，一個人有甚麼話說？倘若既不罵我，又不打我，那他就沒有甚麼好事可做了，一個人應來甚麼受甚麼。但你現在是並不十分好，斯得納，我不想了。你是如此古怪。』

『似有甚麼東西在我心內鱗鱗的響。』斯得納說。

『只要牠不是瘡病。』農婦說。

到五點鐘斯得納回去了。她沿着塵灰的路走了六哩回到鎮上。但這並不十分使她疲倦。塵霧完全將她包圍起來，她既沒有甚麼看見，也沒有甚麼聽到。

斯得納在阿培夫人，教士會長的寡婦家裏，已經做過四年的事了。這位女主人是一個肥胖的，黑頭髮的，褐色眼睛，五十五歲的小身材婦人，自從她丈夫死了以後，她就搬到這小城市來住，是她所生長的地方，而且她父親曾經任過這裏的法官的。她天性快活，又愛說笑，但在她的結婚生活的二十年當中，以她丈夫的高級的牧師的地位，也要她擺出嚴肅而高貴的態度。現在她是用寡婦的

養老金來彌補她缺乏的生活。她年青時代的朋友們都從她的故鄉散播到各遠地。她想念她以前的殷富而歡喜招待客人的家庭，主教也為視察而到了，是吃的很好，小心的他從不偏向的給教師們以普通的嚴厲呵叱的藥劑。教士會長的寡婦費了她的時間為窮苦的孩子們織了許多的羊毛襯衫，而且讀循環圖書館的一切小說。只在吃飯的時候，同鎮裏的官員，幾個富商，她是擺出貴族的宗教的架子來。

她漸漸的歡喜起鄉野的人民來，那是她丈夫有他的負擔的。她談諧而有心計，非常明瞭農人們的心理，雖然她的最高的偶然的智覺，強迫她突起一點，而這並不妨害她的聲望，叫她做「一位真正的普通婦人。」實在，這使農民們快樂，而這位教士會長的寡婦知道如何保持她自己的態度。在這班良民之間。很早以前，教師告訴他們，她是一位真正的婦人，因鄰村的牧師們的妻的緣故，嚴厲地說，是像其餘人們一樣。

她丈夫的以前的教區人民，時刻都不忘記了她。幾個農民在教會大宴的時候仍送她鵝，鴨，甚至幾個景況稍好的住茅屋的也時常送她二十個雞蛋或一瓶乳酪。

一天——不是星期日或節日——有人送她一隻大而肥的吐綬雞。人們在小鎮內是個個互相熟悉的，她立刻看見這使者是克凱傑特的克利司丹·納爾遜，「旅行社經理人」的傭人，在他那裏做事的都是她丈夫以前的教區農民，亞斯洛夫買格與四近，亞斯洛夫里勒，常常住的。

「那是誰送來的？」寡婦問。

「亞斯洛夫里勒的潘·拉生，」使者答。

「是如此麼？」寡婦說，給酒錢那人。他去了以後，她對她自己說：「我疑心甚麼事情要來了，那個偏執的吝嗇的人，潘·拉生。他從來沒有跨進過教堂一步，也從來沒有多納一點什一稅比法律所規定的。」

她喝了她下午的咖啡以後，捉着肥壯的吐綬雞的翼，走到廚房給斯得納看，潘·拉生送來的奇異的禮物。」

斯得納站在廚房桌邊，無心地吃着牛肉和馬鈴薯，顯然在沈思着的樣子，那是女僕們耗費她們的孤單與不快樂的膳食時所常有的。當她女主人走進去，斯得納立刻轉過臉，拿起她的圍身布



揩她鼻子和眼睛。

「你知道麼，斯得納？爲了甚麼亞斯洛夫里勒的潘·拉生送東西來呢？」

「不——」斯得納答，仍轉她的臉向那邊。

「看這隻他送我的大吐綬雞——你看呀！斯得納。我們可以請藥劑師同漢寧生來吃這個甚麼事情，孩子？爲甚麼，你爲甚麼哭？斯得納——這是甚麼——斯得納！你有病麼？」

「是的，從喉嚨到腳跟一上一下的拉着，」斯得納聲音含糊的說，聽起來好像她的喉嚨裏有一塊粉塞着。

「不要含着滿口東西說話，孩子，」女主人用教訓的口氣說道。她有點稍稍的打擊，對於她的牧師的尊嚴，現在她是頗爲安慰她甚麼煩惱，關於這位姑娘的康健——因爲斯得納是規則地發表上面說及的症狀，無論何時她是在不好的脾氣中，或發作的很厲害。

阿培夫人放這吐綬雞在廚房桌上，在那裏她看見一張很好的硬紙片放着，上邊有點損害。她翻過來。在這上面襯着一張有顏色的光亮圖畫，上面有幾行詩。斯得納倒在椅上，厲害地哭泣起

來。圖畫上繪着一座涼亭，涼亭裏面一個男人，穿着綠衣、綠袴、白襪，擁抱着一位穿深紅色、短而窄的裙子，戴一頂檸檬色的牧羊人的帽子的婦人。在樹頂上飛着三個肩上有玫瑰色的翅的人——天使或愛神——黃褐色的陰影繞在他們背後。下邊有這樣幾行：

兩心爲純潔的愛情所震顫了，

在自然的懷裏尋出他們的路。

天上來的天使翱翔於頭頂，

保護着倆在一切的驚怕中。

歡呼，呵，處女！看向這光，

太陽對你的熱誠的祝福而微笑；

以後，這靜謐的夜之星光

給你懇切的心坎一慰安的吻。

阿培夫人讀了這首詩，笑了出來，說：「甚麼，斯得納！從那裏得來這肉麻的東西？」

「是的，真是惡劣的胡鬧，我看過，」女僕答：「不過圖畫實在美麗，我以為。」

「誰送你的？你有一個求婚的麼呀，斯得納？」

「呵，是克利司丹·納爾遜的愚蠢傭人的無謂的舉動。他是常常弄出猴子的樣子來。」

「他是拿這畫和吐綬雞一同來的麼？」

「在太太拿來以前我沒有見過吐綬雞。不，他是丟進來的，當他走過這廚房窗外的時候。」

「那麼亞斯洛夫里勒的潘·拉生要做甚麼呢？」

「呀，倘若我知道，我就要落地獄。」

「不要說到「落地獄」罷，斯得納。」

當阿培夫人一離開廚房，就能被想像作她坐在她的房內，斯得納拿着畫片，看了許久的圖，輕

輕的讀這詩，說：「想起來無論誰都該做出如此可愛的句子！」

她解開衣服，藏這畫片在胸內，於是去擦廚房的器皿。當金屬漸漸發亮，太陽的溫和的光輝也射進窗戶，這位三十歲的姑娘，照常地嚴肅，好像得到新的生命。她嘆息了二三聲——這是爲了疲倦，還是滿足？誰知道？——於是開口唱了：

男人的動作好像酒醉了的豚  
是不在一切的希有中，

替代水，他們喝酒了。

一位裁縫匠是這樣。

他喝，盡量地喝

沒有看見蒼蠅在牆上，

當他走到田野間，

他泥醉的跌倒了。

他的鼻子弄傷，地土如此黑

塗着柏油，他們想他畫上的；

一隻牝豚站在傍邊看，

她怕得幾乎昏去了。

她唱着這句子，慢慢地，單音的；她沒有唱過一首聖歌比這更鄭重的了。當她唱到這首小曲中有與味的地方，上面所引的末句，她的女主人推進門來，一邊問，一邊奇異的微笑，『是你唱麼？』  
納——不是沒有別的人唱啊？

『不，沒有人唱』斯得納答，慚愧的，幾乎含怒的口氣。

「在這個世界上對潘·拉生能够做點甚麼事呢？」阿培夫人喊道，在十一月，克利司丹·納爾遜的傭人又送她半邊鹹肉，是亞斯洛夫里勒的潘·拉生的敬禮。「他送我禮物，但他從來不來看我，一回，你想這是爲甚麼呢？斯得納？」

「我不想沒有甚麼關係，」斯得納答。

近聖誕節，斯得納的小女兒的乾娘來拜訪她。在回去以前，這婦人要求對斯得納的女主人說幾句話。這使她滿意。阿培夫人請她喝十點鐘這一次的咖啡，她以爲這在她的職位上是應該這樣的。

「呀，曼德，」她說，坐在她的沙發中央，用一種擦得很亮的蒸汽的黃銅茶具放在她前面的桌上。「我聽到那小女孩在學校裏很好。」

「是的，她讀起書來非常的活潑，」農婦答。

「很好——上帝幫助她，對她母親可以變一個快樂而安慰的人。這是傷心的，斯得納在她的年青時代經過苦痛的教訓。」

「是的，不過現在，都一樣了。」

「是這——那是甚麼意思呢？」

「呀，斯得納將結婚了。她要在五一節離開太太了。就是今天我帶了一個消息來給她，從亞斯洛夫里勒的潘·拉生那裏。」

「天呀！這是些甚麼，曼德？」

忘記她的尊嚴了，這位牧師的寡婦跳起來而且迸出眼淚。這位農婦也流淚，用遮掩的語氣說：「潘·拉生等我在街上。我同他坐車到鎮上，他又送我回家。唉，是的！我主知道在這世上有一個人是悲喜交集的。」

「我要對潘·拉生說話，」阿培夫人說，走到窗邊開了窗。

實實在在的，有一輛彈簧馬車等在街上。潘·拉生穿着大的皮外衣同帽，圍肩，闊的羊皮的領，忍耐地坐着，向前彎，一條皮鞭在他的兩腿間。當他聽見阿培夫人開窗，他仰起，脫帽致敬。他踏一隻腳在車輪的輪轂上，重重地跳到地上，縛緊韁繩，在坐位底下拉了一些東西出來以後，走近房子。

這是兩隻鵝；他走進她的房內，一手一隻鵝。

「呀，呀，潘·拉生！寡婦說：『當你的老牧師，教士會長活着的時候，我們從沒有看見過你。』」  
「那是實在的，」農人鎮靜地說：『我不能使我的什一稅多出一點比我兩位老人如此長久所要求的。』」

「但是你不是永沒有跨進過教堂，潘·拉生。」

「是——的！我每次到教堂我都有事做——當時有一個葬儀，或者叫我去做教父，或別的。我跟着這班最可憐的住茅屋人到墳前，我實在做的。但是——哎——我歡喜向夫人談談關於斯得納的事。無論你怎樣奇怪，我要同她結婚了。」

潘·拉生用力地說出末一句話，他增長他毅然的態度，一邊他放鵝在靠手椅上。

「可憐！牠們真肥壯，」寡婦說，移牠們到桌上的新聞紙上。「但是——潘·拉生——你看，斯得納有一個——哼！——呀，曼德比其餘無論誰都知道的多。」

「是啊，我自然也同曼德一樣知道，」農夫說：「但是——哎——我做的這件事和別的對年



青人都可以的。人們無法可想，那是上帝安排定的。但是——咳——哼——曼德她說，斯得納有五百元存款在儲蓄銀行，在她箱子裏有大宗的羊毛和棉布的好貨——而且——自然，她父親在的時候也有田產，這不是他不好，因為他沒有兒子，所以鄉紳(Squire)都將農場租給他的表兄弟們！現在他們都是喝喝酒，事情下去還要不好。」

「但是潘·拉生同斯得納怎麼認識的呢？」寡婦問：「在我看來潘·拉生應該仔細想一想。潘·拉生是不是第二次的鰥夫？我想到了這樣。因為潘·拉生已傷了兩個妻子。婚姻是一件大事，潘·拉生。」

「這的確的，」農夫嘆息一聲說：「沒有人能說那都是些兒戲。」

「實在不能說呀！自然，斯得納是誠實而勤勉的，不過她很緘默——不善說話。」

潘·拉生的小眼睛活動起來了，他的說話用輕輕的較快的速度。

「的確，那是像這樣的。太太所說的話是十分對的，我已經結過兩次婚。我主幫助！一個嘮嘮叨叨的女人和一個嘮嘮嘮的女人是沒有甚麼兩樣的。這樣過了十年，好像磨車在房內轟隆地轉

動，時時刻刻的。而我的母親，她仍舊活着，她也同我的妻嘮嘮叨叨，嚕嚕囁囁，我們吃飯的時候一點也不安靜。現在我的老母一句也不說了。從她有了疾病以後，她延長不久了，我不想。而且——咳——在收穫後幾時，我同斯得納同車坐了五哩，總而言之，我問她，她並不多回答我，那使我非常歡喜了。甚至她給我夾肉麵包，但我們兩人當吃東西的時候不是沒有說話。夫人可以相信我，一個人在他的一生已從女人那裏聽過許多的空話，現在他要挽救要找那三緘其口的人了。而且像我，不得不有一個女人在農場上管理，否則裏面甚麼都要弄糟糕了。」

「斯得納已同意麼？你已對她說過麼？」阿培夫人問。

「沒——有。不過她一定沒有甚麼反對，因為她要去當家婦人，在農場上，而且沒有前兒要她管理，而且我想上帝將帶去我的母親在復活節前。而且我決不介意到，她在她的年青時代曾有過磨難的——」

「的確的，太太，她還要甚麼呢？」曼德說，用一種表示她已完美的做成了這事的態度。

阿培夫人叫斯得納，她以為她在廚房內。可是沒有回答。她開進門。廚房是空的，這姑娘在選擇

鞋子穿，聽到這個進行，覺得非常困惑。當她的女主人表示出爲她不在廚房而不快樂的時候，潘·拉生用一種嘉許的點頭和微笑說：『我正要如此！不多嘴，不嬉弄。那麼事情總算完全解決了。』

在五一節後，潘·拉生同斯得納結婚了，這位教士會長的寡婦在結婚式時倒咖啡。

「窮——」

「窮——」

「窮——」

「窮——」

「窮——」

「窮——」

「窮——」

「窮——」

「窮——」

839.3/8042

丹麥短篇小說集(4)

J=560

F102

中華民國壹零肆年陸月廿五日贈送

3753970

齊  
古  
山  
錢  
鳴  
小  
林  
白  
亞  
表

中華民國壹年陸月廿五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4758843



7